

名 著 選 集 之 三

紡 車 復 活 的 時 候

徐 霞 村 主 編

執 筆 者

司馬文森

張天翼


姚雪垠

艾 蕪

沙 汀

逸
君
才
故
都
多
店
主
排

所
之
年
生
自
有
日



上 海 長 風 書 店 發 行

編合生祥楊·永斯葛·村譚徐

集 選 著 名

(3)

候 時 的 活 復 車 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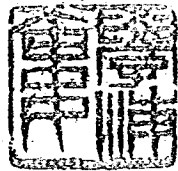
(者 筆 執)

司 馬 文 森	艾	沙	張	姚
	燕	汀	天翼	雪 垠

版 出 店 書 國 建 慶 重
行 發 店 書 風 長 海 上

1946

名著
選集 (3) 紡車復活的時候



目次

差半車麥楷 (姚雪垠) 一

新生 (張天翼) 二三

在其香居茶館裏 (沙汀) 六六

紡車復活的時候 (艾蕪) 九二

吹號手 (司馬文森) 一二一

「差半車麥楷」

「瞧這傢伙，又是一個『差半車麥楷』！」

在我們的工人游擊隊裏邊，近來最喜歡把別人叫做「差半車麥楷」。有時我們向隊長要烟吸，如果隊長把烟捲藏在腰裏不拿出來，我們就向他叫道：「喂，隊長，『差半車麥楷』」

「當着別人面前猛不防打一個噴嚏，鼻涕從鼻孔裏竄出來，你隨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捉下來抹在鞋底上，別人也會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車麥楷』！』我們全隊的人，沒有一個不長蟲子。平常不論蟲子在身上怎樣的爬呀，咬呀，我們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裏邊捏死一個兩個。到我們真正休息的時候，也就是說到我們能够安心睡一覺的時候，我們決不放棄殲滅敵人的機會。我們兩大敵人是：鬼子和蟲子。在殲滅戰開始的時候，我們照例圍繞着一堆烈火，把內衣脫下來在火頭上烤着，抖着，我們的敵人像



炒焦的芝麻似的一個個的肚子膨脹起來，落到火裏。火裏邊嗶嗶剝剝的響着爆裂聲，騰起一種難聞的氣息。這時候我們每個人都爲勝利而快活得亂躍亂跳互相的打着，推着，還互相叫着：「『差半車麥稽』，格崩，格崩，用牙咬着！」總之我們用「差半車麥稽」這個詞兒來取笑別人的機會非常多，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們稱做「差半車麥稽」。我們把「差半身麥稽」這詞兒廣泛的引用着，並不顯及拙是恰當。當我們叫出這個詞兒的時候，並不含有一點惡意，只不過覺得這樣一叫就怪開心罷了。假若在我们隊裏沒有這個寶貝詞兒，生活也許會像冬天的山色一樣的枯燥無味！

雖然我們把「差半身麥稽」這綽號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身麥稽」他本人却早就離開我們的隊伍了。

他是一個頂有趣的莊稼人。從他入伍的時候起，他就做了我們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担架床上離開我們的時候。他走了以後我們不斷的談着他，想念他。隊裏保存着他的那支小烟袋，像保存着愛人的情書似的，珍惜的不肯讓別人拿去。當「差半車麥稽

「還沒有掛彩的時候，一天到晚他總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裏內有沒有烟。有時候他一個人離開了屋子，慢吞吞的走到鄉村邊，蹲在一棵小樹的下面，皺着眉毛，眼睛茫然的望着原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長的時候，把兩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嗒一啣，隨即有兩縷灰色的輕烟從他的鼻孔裏呼了出來。同志們有誰走到他的跟前，問他道：「『差半車麥藉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黃臉婆哩？」「『差半車麥藉』的臉皮微微的紅了起來：「怎麼不是呢？」他說：「沒有聽隊長說倦的『屋裏人』跟小孩子到那兒啦？在『差半車麥藉』看來，我們隊長是一個萬能的人物，無論什麼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子的下落告訴他，不過是怕他偷跑罷了。有時候『差半車麥藉』並不是想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種抱怨的口氣望牆地裏說：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然後再把下面的話和着烟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生生的做活，好好的地裏哪會長得這末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挪了幾步，從地裏捏起來一小塊垃圾，用大姆指

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細細的看了一眼，拿進鼻尖聞聞，再放一點到舌頭尖上品滋味，然後他把頭垂下去輕輕的點幾點，喃喃的說道：

「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差半車差鞋」在游擊隊裏始終連一句救亡歌兒也沒有學會。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差得一個同志把眼淚都笑出來，以後他就永遠不再開口了。當我們大合唱歌的時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微笑着，兩隻生滿血絲的眼睛滴溜溜的跟着我們嘴肥亂動。他無論在高興或苦悶的時候，在平常的行軍，或放心休息的時候，他最愛用悲涼的聲調反復的唱着兩句簡單的戲詞，是他從小孩子時候就學會了的：

「有寡人出京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風……」

他的小烟袋正同他本人一樣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見他的小烟袋，就不由的想起一段動人的故事來。

一個寒冷的黃昏，忽然全隊的弟兄興奮得發狂一般吶喊着跳到天井裏，把一個新捕到的漢奸同隊長密密的圍起來。漢奸兩隻手背綁着，臉黃得沒有一絲血色，兩條腿顫抖着幾乎站立不住。他的領子後面插着一把舊鏢刀，腰裏插着一根小烟袋，頭戴着一頂古銅色的破毡帽。隊長手裏拿着一面從漢奸身上搜出來的太陽旗，冷靜的像一尊鉄人。同志們瘋狂的叫着：

「他媽的打扮得多像莊稼人！」

「槍斃他！槍斃漢奸呀！」

不知誰猛的照漢奸的屁股上踢了一腳，漢奸打了個前栽，像患癱瘓症似的頓勢跪倒在隊長面前。這意外的結果使同志們很覺失望，開始平靜下來。有人低聲的譏諷道：

「嗨，原來是一泡鴨子尿！」

隊長還是像一尊鉄人似的立着不動，濃黑的眉毛下有一雙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漢奸身上擱發着一切秘密。

「老爺，俺是好人吶！」漢奸顫抖着替自己辯護：「我叫做王陞，陞吧，人都知道的。」

「是小名子嗎？」隊長左頰上的鬍根黑毛動了動。

「是小名子，老爺。小名子是爺起的，爺不是陰書人。爺說起壞名子壓壓災星吧。……」

「……」

「你的大名子叫什麼？……：：：：：站起來說。」

「沒有，老爺。」「陞吧」茫然的站起來，打了個噎氣：爺說莊稼人一輩子不進學堂門兒，不登客房台兒，用不着大名兒。」

「有綽號沒有？」

「差，差，老爺，『差牛車麥藉』。」

「噫？」隊長的黑毛又動了幾動。「差什麼？」

「誰差你牛車麥藉？」

「人們都這樣叫我。」「嗚吧」的臉紅了起來。「還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給我起的外號。他一口咬定說我不够數兒……」

「噲！」同志們都笑了起來。

隊長不笑。隊長一步追一步的問他家鄉和當漢奸的原因。

「俺是王莊人，」「嗚吧」說：「是大王莊不是小王莊。北軍來啦，看見『屋裏人』就糟蹋，看見『外廂人』就打呀，砍呀，槍斃呀。小狗子娘說：『小狗子呀爺，莊裏人都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水也是安生的！俺帶着『屋裏人』跟俺的小狗子跑來啦。小狗子娘已經兩天兩夜水米沒打牙。肚子兩片闊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狗子娘的奶餓瘍啦。小狗子吸不出奶來就吱吱啵啵的哭着……」

被綁着的農人把頭垂了下去，有兩行眼淚從他的鼻凹滾落下去，我們的隊長用低聲咕嚕道：

「說簡單一點吧，你說你爲什麼拿着小太陽旗？」

「老爺，小狗子娘說：『小狗子爺呀，處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咱們死了沒要緊，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餓死嗎？』是的，老爺，小孩子沒做一件虧心事，憑啥要餓死呢？」

小狗子娘說：「你回去吧，」她說我：「你回去到莊子邊把咱地裏的紅蘿蔔挖幾根拿來度度命，全當是爲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離莊子還有二里遠，有幾個戴銅盆帽子的北軍就開槍向我打起來，我又跑回來啦。回來聽着小狗子在他媽懷裏『吱吱吱吱』

啞……：『他開始啞咽起來。

「不要哭！」隊長低聲命令道：「因此你就當漢奸了，是不是？」

「鬼孫子才是漢奸！我要做了漢奸，看，老爺，上有青天，日頭落——我也落！」「差半車麥稭」聳了聳肩膀，興奮的繼續說下去：「別人告我說，要拿一個太陽旗北軍就不管了。小狗子娘自己做了個小旗交給我，她說：『小狗子爺快走吧，快去快回來。』我說：『混帳旗子多像膏藥啊……南軍看見了不礙事麼！』她說：『怕啥呢，我們跟南軍都是中國人吶，你這二百五！』老爺他想我是中國人混會當漢奸嗎？小狗子娘這事，她叫我拿他媽的

倒楣的太陽旗！」他一邊哽咽着，一邊憤怒的咬着牙齒，一邊又用恐懼的眼光看着隊長。

隊長又詳詳細細的盤問了一會兒，漸漸鬆開了臉皮，不再像一尊鉄人了。其時我早就想對隊長說：「得啦，這傢伙是個有趣的大好人，還有什麼可懷疑呢？再盤問下去，連同志們也不耐煩了。」隊長終於吩咐我們把「差半車麥稻」手上的繩子解開。一解開繩子的「差半車麥稻」就搔了一把鼻涕，一彎腰抹在鞋尖上。這時我才發現他穿着一雙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後跟塗抹着厚厚的一層已乾的和未乾的鼻涕，乾的地方微微發光亮。

「以後別再把鬼子兵叫做『北軍』了，」隊長和善的告他說：「現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樣。現在一邊是——咱們中國軍隊，一邊是日本鬼。你懂嗎？」「差半車麥稻」？」

「怎麼不懂呢？」他點點頭：「我不是不夠數兒阿！」

隊長把小太陽旗還給他，吩咐道：

「你就在我們這裏喝湯吧。喝完了湯你安心去挖你的紅薯。敵人在夜間已經給我們打竄了。小太陽旗你揹帶着去，裏一遍着鬼子時你就拿出來讓他們瞧瞧，可別說出我們在遠

兒。……………」

吃飯的時候，同志們都爭着要同「差半車麥稭」蹲在一塊兒，幾乎把他的棉袴都撕毀了。起初他還非常拘束，後來看我們大家都對他十分親熱，就漸漸的胆壯起來。他吃得又快又多，盤裏邊舐得乾乾淨淨。吃畢飯，他又搥了一把鼻涕在鞋尖上，打了一個飽嗝，用右手食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來一片蔥葉子，又一彈，蔥葉子同牙花從一個同志的頭上飛過去。

隔了一天，剛吃過午飯以後，我又看見「差半車麥稭」在我們的院裏出現。隊長告訴我們說他已經加入我們隊裏了。我們大家高興得瘋狂的叫着跳躍着，高唱着我們的游擊隊歌。可是「差半車麥稭」一直老老實實的站立着，茫然的微笑着，嘴裏噙着一隻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車麥稭」睡在一塊兒，我問他：

「你爲什麼要加入我們游擊隊？」

「我爲啥不加入呢？」他說：「你們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又加上一句：

「鬼子不打走。莊稼不成！」

我忽然笑着問道：「你的小太陽旗呢？」

「給小狗子做尿布了。」他彷彿毫不在意的答道。

「蒸牛車麥稻」同我悄聲的談着家常。從談話中我知道他爲着要安生生的做莊稼而熱烈的期望着把鬼子打跑。並且知道他已經決定叫他的女人同小孩在最近隨着難民車逃到後方去。他同我談話的時候。眼睛不斷的向牆角的油燈瞟着，似乎有一種什麼感觸使他難以安心下去。我裝着睡熟的樣子偷偷的觀察他的舉動，我看見他噙着小烟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時的向燈光瞟一眼，又向我瞟一眼，神情越發不安起來。最後他偷偷的站起來向燈光走去，但只走了兩步，就折回頭走出了屋子，在院裏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聲，又回到我的身邊。於是他又看了我一眼，噓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的東西下面便倒下去了。

「這是一個多麼古怪的人物，」我心裏說：「而且還粗中有細哩！」

在我們游擊隊住下的時候，只要我們能找到燈火，我們總是要點着燈睡覺，從「蒸牛車

麥稽「入伍的第二天起，連濟兩天都發生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燈火在半夜裏熄滅了，一個同志起來撒尿時踏破了別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槍走了火，把大家從夢中驚起來，以為是敵人來了，在黑暗中亂碰着，亂摸着，一兩隻手電是不濟事的，有的誤摸走了別人的槍支，有的摸到槍支却找不到刀子。等騷擾平息之後，大家都憤怒得像老虎似的謾罵並追究起熄燈的人來。隊長把同志們一個一個問了一遍，却沒有一個人承認。我心裏有一點虧損，便向「差半車麥稽」偷看了一眼。「差半車麥稽」的臉色蒼白得怕人，兩條腿輕輕的戰慄着，隊長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憤怒的眼光也都跟隨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的心裏說：「他要挨揍了！」他的腿戰慄得越發厲害起來，幾乎又要跪了下去。可是隊長忽然笑了起來，溫和的問道：

「這樣的生活你能過不能過？」

「能的，隊長！」「差半車麥稽」從腰裏抽出他的小烟袋來，送到隊長的面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們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隊長也笑得連連的打着噴嚏。可是「差半車麥稻」自己却不笑。他搔了一搔頭皮，順便用手往頸子一摸，摸出一個蟲子，又用指頭捻了一下，送到嘴裏「格崩」一聲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車麥稻」拖到沒人的地方，悄悄的問他爲什麼每夜要把燈火熄掉。他的臉色紅了起來，一邊微答着，一邊吞吞吐吐的咕噥道：

「香油費得要命吶，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頸子：「點着燈我睡不慣。呵，你抽烟吧？」

可是集團生活對於他漸漸的習慣了。他開始胆壯起來，活潑起來，他對同志們的生活也敢提出不滿的見解。他懂得很多很多的土匪的黑話，比如他把路叫「條子」，把河叫做「帶子」，把雞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嬾子」。他批評同

「有許多話說出口來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諱。你們在做工的時候馬虎一點不要緊，現在是玩槍吶，幹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們有時也故意的說幾句黑話，大部份的時候却同他抬槓，向他解釋着我們是革命的游擊隊，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說土匪的黑話。「差半車麥稻」雖然心裏不能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帶着諷刺的口氣說：「俺是莊稼人，俺不慣新規矩呀！」於是他又沉思起來。

「喂！」有一天我對他說：「你應該稱別人做『同志』呀！」他微笑着，搖搖頭，搔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爭辯道：

「二哥，咱山東人叫『二哥』是尊稱呢！」

「可是咱們是革命的隊伍呀，」我說：「革命軍人都應該按着革命的稱呼才是的。」

「噫，又是新規矩！」他不滿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家一條心』的意思。」我給他解釋道：「你想，咱們同生死，共患難，齊心齊意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麼？」

「對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們就怕心不齊！」

在晚上出發的時候，「差半車麥稈」在我的肩膀上輕輕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聲音叫道：「同志。」隨着便又羞澀的，像小孩子似的笑了起來。

「同志，」一忽兒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了一下：「我們要去摸鬼子嗎？」

我點點頭：「你怕麼？」

「不，」他說：「俺打過土匪……」

我向他膀轟膀的走着，聽見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厲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起來。

「喂，你撒謊！」我小聲叫道：「我聽見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來慌窘的樣子，把小烟袋滴溜溜的輪轉着，喃喃的說道：

「我一點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漢！以前打土匪也是這樣子，才出發時總是心跳呀，腮頰

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了。二哥，鄉下人就怕官啊。……」

約摸離敵人住的村莊有三四里遠的光景，我們在一座小墳園裏停了下來。隊長徵求兩個同志自告奮勇走在前面探路。其餘的大部分跟在後面，一小部分繞到村子後面埋伏。出乎我

意外的，「差半車麥稻」忽然從隊長面前站了起來，搶着說：

「隊長，我『條子』熟，讓我先進村子去！」

這時全隊的同志都茫然了。隊長楞怔了一會兒，左頰上的黑毛動了幾動，懷疑的問道：

「你是說要做探子嗎？」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呀。」

有人在隊長的背後咕噥道：「他不行，別讓他壞事吧！」可是隊長立刻不再遲疑的對「

差半車麥稻」說：

「好吧，可是你得特別小心！」他又扭過臉來命令我說：「你得跟他一道去，千萬不要大意了！」

「差半車麥稻」拖着像猴子似的跳出了墳園，在我們背後留下了一些悄聲的埋怨。我聽見是隊長的聲音說道：

「不礙事，他粗中有細。」

我們走到離敵人的村子有一箭遠近，便爬在地上，憑着星光向前邊仔細的察看了一忽兒，又俯着耳朵仔細聽一聽。村子裏一動動靜也沒有。「差半車麥粉」附着我的耳朵說道：

「鬼子們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從腳上脫掉，插在腰裏，彎着腰向村裏走去。我非常替他擔心，往前爬了十來步，伏在一棵柳樹的下面，把槍機扭弄開來，注意着周圍的動靜。約摸有二十分鐘光景，還不見「差半車麥粉」回來，我心裏非常焦急，一直向前邊爬去。在一座草棚前邊，我發現了一個晃動的黑色影子，並且有一種東西拉在地上的微聲。我的心口像馬蹄般的跳起來。我把槍口對準了黑影子，用一種低而嚴厲的調子叫道：

「誰！」

「是我呀，同志！」一個非常熟識的聲音回答：「鬼子全跑光啦，咱們又白來一趟！」
一個箭步跳到聲音跟前，我不放心的問道：

「全村子你都看過了？」

「家家院裏都看過啦，連人毛也找不到。」

「你爲什麼不早咳嗽一聲呢？」

「我，我……」「差半車麥稻」用膀子尖詭媚的貼着我的膀子尖，吞吞吐吐的說：「俺家還少一根牛繩哩，拿回去一根礙事麼？俺以前打土匪的時候拿老百姓的一點東西都不算事的。」隨着他把牛繩子頭舉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來。

「放下！」我命令道：「隊長看見要槍斃你了！」

「差半車麥稻」眼光失望的看看我，遲疑着把圍在腰裏的牛繩子解了下來。我大聲的咳嗽三聲，村子周圍立刻有幾道電光擊破了黑暗，同志們從四下裏跑進村來。

「二哥，」「差半車麥稻」用一種恐怖的將要哭泣的低聲說道：「你看，我把牛繩子放下啦，……」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車麥稻」一步不離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像一個打破茶盅等待着母親責罰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車麥稻」的不安，就悄悄的告他說我決不向

隊長報告。他輕輕的嘆息一聲，把小烟袋塞到我手裏，我一邊抽着烟，一邊問他道：

「你知道我們爲什麼不能拿老百姓的東西？」

「我們是革命的隊伍吶。」他含糊的答道。

又沉默一會兒，「差半車麥稻」忽然捏了一把鼻涕，用一種感慨的聲調問道：

「同志，幹革命就得不到一點好處嗎？」

「革命是爲着自己也爲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釋道：「革命是要自己受點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吶。我們要把鬼子打跑，幾千萬人都能夠過安生的日子，咱們不也一樣能得到好處嗎？」

「自然吶，千千萬萬人能過好日子，咱們也……」

「到那時咱們也就有好日子過了。所以咱們的孩子，孫子，子子孫孫都能够伸直腰兒走路了。」

「我說呢，革命同志不敬神……不敬神也能當菩薩吶！」

從此他越發的活潑起來，工作得非常緊張，爲掛念女人和孩子而苦悶的時候也不多了。他開始跟着我練習認字，每天認會一個字。不幸剛認會了三十個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槍傷了。

一個月色蒼茫的夜晚，我們二十個游擊隊員奉派去破壞鐵道。敵人駐紮在離鐵道只有三里遠的村子裏。我們並沒有帶地雷，也沒有帶新式的工具，憑着我們的力氣去打算把鐵軌掘毀兩三根，然後出其不意的襲擊敵人的兵車。我們儘可能小心的進行工作，誰知終於沒法使鐵軌不「鋼朗」的響了起來。這響聲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遠處飛去，立刻引回來幾響比這更清脆，更尖銳的槍聲，從我們的頭上急速的掠過，驚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來。

「臥倒！」

分隊長的口令剛剛發出，敵人的機關槍就達達的響了起來。槍彈有時落在我們的背後，有時在我們的前面劃了一道弧綫，飛騰着塵埃的烟霧。機關槍響了十來分鐘便忽然止住。鐵軌微微的戰抖着，敵人的戰車馳來了……

分隊長原是膠濟路工程工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傢伙，他接二連三的把五六個炸彈綁在一塊兒。放到鐵軌下面發了一個命令：「快跑！」我們像飛一般離開了鐵道，躲到一座小墳園裏，靜靜的伏在地上。「差半車麥藉」若無其事的拿出他的小烟袋來，預備往嘴裏塞去，給分隊長用槍托照他屁股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進腰裏去了。他帶着不滿意的口氣向我咕噥道：

「槍子兒有眼睛的，怕啥呢？」

猛的像打了個霹靂似的，鐵軌下的炸彈爆發了，敵人的戰車帶着一些灰塵，彈烟破片，從地上狂跳起來，倒進灌木叢裏……

「好！」二十個人的聲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跟着片刻間，一切寂靜。

跟着寂靜而來的是同志們的歡樂的謔罵，迅速的，簡短的，幾乎不為同志們所注意的從分隊長嘴裏發出來的命令。在這些紛亂的聲音中，有一道低啞而悲涼的歌聲：

「有寡人出來……」

我們跳出了小墳園，向鐵道跑去，就在這時候，敵人的機關槍比先前更兇猛的響了起來。「差半車麥藉」在我們的面前正跪着，叫了一聲：「不好！」便打了下去。但我們並不去管他，只顧拚命的前進。我們還沒有達到鐵道緒；敵人的馬蹄聲已經分明的從左右臨近了。我們開始退却……

我跑過「差半車麥藉」的身邊，看見他拚命的向着馬蹄聲響處射擊。我說：「掛彩了麼？能跑不能跑？」「腿上啊，」他說：「我留下還他們幾個吧……」我不管他反抗掙扎，把他背起就跑，有時跌了一交，有時滾下溝裏，……槍聲，馬蹄聲，背上的負担，彷彿對於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的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隊裏，才發現「差半車麥藉」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槍，他已經昏迷不醒啦。我們把他救醒過來，知道槍彈並沒有打進致命的地方，便決定把他送往後方醫院去醫治。當把他抬上担架床的時候，他的熱度高得怕人，嘴裏不住的說着胡話：

「嗒嗒！黃牛呀！……嗒嗒！……」

新生

張天翼

那位李先生剛到滬中學校來接潯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喫了一驚！怎麼，這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漢先生麼？

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箱，都是灰撲撲的樣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滌臉；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鬚梗子，一個四十四歲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紀。連他那副近視眼鏡——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好像那些盛年不措的玻璃窗一樣。

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那你一定會覺得——他這副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

然而李逸漢先生用種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潯校長：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真要感謝日本強盜；要不是他的砲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

談到他家鄉將失陷時候的情形，談到他流亡出來的情形，他就說得很快，突出的額骨上有點發紅。有時候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記不起來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性急地說了下去。老潘知道逸漢有滿肚子的憤怒。可是老潘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太不會使性子，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看來他祇是表現了急躁。

李逸漢在敵人陸家鎮祇有六七十里時候，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他平常每年能收七百担租穀，今年可完了。他把她們母女兩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的一個什麼鄉下。他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

「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這後方來做點工作。我要開始我的——我的新生！」

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開靈藥的缺，就答允担任這一門課：他認為他應當附帶我

遺麼一個職業。

「啊呀」，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你是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恐惶的樣子。……」

可是逸漢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

「笑話！……現在的逸漢不是過去的逸漢。過去的逸漢在那裏學陶潛，而現在的逸漢呢——是黑裡。我要工作，我要喫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他裏受苦受難，而我——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搬出來——請逸漢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漢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了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們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畫些畫，有宣傳意義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指聲明其妙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寬大，和平。而敵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

是爲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爲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畫教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氣全都聚在他那隻右手上，一把抓着拳頭，會兒又放開。他臉上有點發熱。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

幾個學生都緊瞧着他。他掃了他們一眼：他視綫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隻眼睛——他覺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種響聲。於是他躲避似的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烏鴉，在冷風裏面搖晃着。現在還不到五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縷青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疲倦了，總得在他書齋窗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

「那棵藤椅總是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己說。

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着手來校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够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也不是那裏火熱的憤怒，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跟憂鬱滲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要把四點鐘課全部排在星期三下午呢？」

後面有那個學生「嘯！」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握鼻涕。他喫了一驚，慢慢轉過身來。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個自愛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臉似

的。

他搔訕着問：

「你們對於——呢，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圖畫是選條，」逸漢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人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是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剪短尚頭的學生縮屁股揪一揪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那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一切宣傳畫都不是藝術？」

魏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唉，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回，宣傳品就是宣傳品，絕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揮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砲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砲去回答他們！現在頂偉大的是前線的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

「李先生！」——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不欠一欠了；祇坐在盞架前面乾母。「那麼柯勒惠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都是有宣傳意義的，那些東西豈不算是藝術呢？」

「這又是魯迅的信徒！」李逸漢道。

他們師生互相盯着。一陣雜塔的沉默。屋頂上烏鴉飛過，「哇」的一聲，好像做老早就

在旁邊偷聽，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麼一聲喊似的。

逸漢先生猜到他自己臉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因為有一個學生發出一聲輕笑，而且向窗外蹩了一眼。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拚命擺出一副微笑來，表示滿不在乎。可是一開口——自己都也覺得聲調不大自然：

「關於這個問題，這個這個——唔，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這個這個——一個美學上的問題。藝術之所以成爲藝術……講起來複雜得很。……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我慢慢地幫你弄明白。」

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有來找過他。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那些問題呢——可絕不提起了。

一般學生也都忝大跟他接近：似乎是把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又似乎看他不起。有時候有個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請教他要怎麼編排才好看。他們總是一談完了事務就走掉的。

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

「這就是李逸漢」——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還是一種諷刺。

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那是個小個兒，臉上有幾顆麻點。他管的事情很雜：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的——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逸漢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漢先生談起他：

「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又熱心，又虛心。他對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你願意跟他談談麼？」

「我想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

真的。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一坐就是十九年，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

到曉都歇在學校裏，過着僵的刻板日子。彷彿也祇有這廢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才配得這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都是這麼一副勁兒。

有一個星期六傍晚，逸漢先生到底忍不住了。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然就叫牠灰色症。……我真悶得慌……我們出去喫得酒罷。」

「好吧。」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要再我個人陪陪你呢？」「呃，錢陳先生來好不好？」

「他會喝酒啊？」

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色說：

「我們這學校裏……唔，恐怕祇有章老先生會喝幾杯。……」

「就找他來罷，如何？他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接着又用一種校長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一筆字也寫得挺好，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目的」兩個字，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老潘鬆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著：

「請你看看！——這樣的帥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這裏有位太紳士替他撐腰。這就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打算在社會上做點事。你要做事你就得遷就低頭，忍氣！……」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一根烟來點着，帶種憐憫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够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一眼他談到時事，談到抗戰呢——他，簡直就是漢好理論！」

這是一對朋友在一個館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逸漢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他不斷

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灑着，不斷地緣着，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

那一個耽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喝酒呢——傷我的心。我甯願傷肺傷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

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聲啜了一口，還啞了啞嘴，很舒服的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不過眼眶有點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了。

「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喝這裏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竟還可以。……老潘你倒嘗一口看。你應當品一品這個味道。……」

那個給逼着喝了一點兒，很慚愧似的說：

「我從前倒還喝一點。不過也辦不出好不好。」

「這個——要比到我們家鄉是比不上。我家裏有九釐陳紹酒。據說是陳了六十年。六十

年雖然是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選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讀上來小住幾天，隨便談談，喫點酒。……我酒呢是喫不多的，我祇是愛那喫酒時的風趣。……啊，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噯！你應當去坐一坐的！」逸漢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是會喫酒。一塊麻姑豆腐干，兩碗遠年，就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瞭解瞭解那個趣味。」

他閉了眼睛，累了似的噓一口氣。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爲他喝酒用的精緻的磁器。又想起他那盒關章，他那些書籍跟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鎖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金石家——如今可不知道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噓又一口氣。他忍不住要說話，談起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每逢他一喝酒，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把她的嘴湊到他杯子上呷這麼一口。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耐心耐意的聽着。逸漢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不拚出來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陣頭暈。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罷？」那個問。「我們就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掉了，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祇有時候聽見外面呼的一聲響——打什麼地方掃過去；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

逸漢先生忽然抬起頭來：

「呃，老潘，你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

「自己家裏。怎麼？」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結

婦。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真害怕牠！一邊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一些。「我要不是家鄉失陷，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岳家——岳家，從岳丈起，直到小內姪為止——沒有一個不卑鄙醜惡，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人的！……她——她——她——一封信……發空……斷苦……娘家住不慣……要來……我怎麼辦呢，我——她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她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要不是爲得想做點子工作，鬼才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這樣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來的。街上的店家早已把辨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淡些。

逸漠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他的心就住下一沉。

一間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開了他逸漠先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四壁粉成擦擦色，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點，祇有簡簡單單

單一點傢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雪亮的電燈照在這麼一間屋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新生」！

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他覺得他自己是個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誰都不來關切他，誰都不來照顧他。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怪境遇。他小時候有母親，有姊姊，後來有太太：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要什麼。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四面。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是在做夢……」他糊裏糊塗地自言自語着。

他希望這一切都是個夢。……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軟綿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旁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聽老砲台，一部梅村家藏稿。他的女兒就得拿一支烟送到他嘴邊，替他點了火，並且孩子氣地笑他：

「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

仍舊照每天朝晨一樣——窗幔子打開了一大半，讓外面的陽光照進來，稀稀疎疎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烟，看了吳梅村幾首詩，這才慢慢爬起來。

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照舊那麼和平，一點火氣都沒有。

「那樣靜恬的世界，說是竟有戰事發生，這真太不可想像……」他想，「這個夢真長……不過南柯記裏那個盧生——唔，夢裏有幾十年……而其實，而其實——一下子。」

他打一個隔兒，打袖口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他還坐在校長室裏那張舊沙發上，不肯回屋子裏去。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了。

於是他拚命去鑽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要把牠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現在他這個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

蘆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夢境。……瀟戰就更加沒有這回事。……

那麼九一八呢？——這個他可要想想看。還有。還有二二八呢？我們中國就丟了這麼四省，一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擊麼？……這裏他堅決地站了起來，用手絹使勁抹抹嘴，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也實無其事，一二八也實無其事。現在總還是——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

「替你泡了一壺紅茶，逸漢！」老潘很高興樣的走了進來。「你先喫一點八卦丹吧，怎麼樣？」

逸漢先生嘆了一口氣，從那個手裏接過一小片八卦丹來，不經意的放到了嘴裏。他重新坐了下去。手指摸著右邊太陽穴——正在那裏一跳一跳的。他帶着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

「剛才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我太敏感，太多幻想，近來我神經上似乎有點病態了。」

「你還是早點去睡罷。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點不耐煩地答。「你不曉得我——我的那個……」

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他收回了他的話鋒。他倆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的時候做起朋友的，以後可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發展。如今——逸漢先生認爲他一眼就把老潘認錯個徹頭徹尾，而老潘對逸漢先生呢——根本就一點也不了解。

然而這全校，這全城——就祇有老潘還陪他談幾句。他永遠祇對着老潘那張長長的老實臉子，永遠祇聽見老潘那副高吭的嗓音。這就好像叫你饕餮喫這一色菜，天天喫這一色菜，許不你換一換口味。他盼望有個把別同事來找我，哪怕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也好，甚至於那位章老先生都歡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生胃病了。」

從這個星期以後，逸漢先生每天都要喝一點老酒，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而總是找老潘陪他。有一次他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

「這裏就簡直找不出一個喫酒的人麼，除開那個什麼章老先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來

一個人呀？連在校役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跟那位小個子陳先生總算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傢伙，祇知道忙著一些事務，祇是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點個頭走掉，好像生怕人家抓着叫他喝酒似的！

「這究竟也是工作，」他告訴自己。

雖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在酒後畫了一頓漫畫：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着手在那裏走路。他題好了標題——「軍民合作，」忽然又覺得有點慚愧的樣子。他躊躇了一會，決計就這麼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種被人打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竟登出了我的真名字，那些混蛋！從此『逸漢』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逸漢畫出這樣的漫畫來……嘩，真混蛋！真混蛋！……」

他覺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而那個剪利齒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這次

星期三在圖畫教室裏——那個學生公然還要李先生再給點稿子哩。

「沒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來心境不好，什麼也弄不出！」

一下了課——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在老砲台烟聽子裏拿出一支白金龍來，躺在牀上抽着。一份當天的報紙簌地掉到了地上，他也沒有去檢。這是他自己掏腰包定的一份報。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可是全部陳列在閱報室裏，總是好幾十個人站在一起看。這個他可弄不慣。

學校裏什麼習慣都這麼跟他合不來，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廚子實在應當判他幾年徒刑才對：老是那幾樣菜，老是那麼淡而無味。逸漢先生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塊喫。吩咐他們單開到屋子裏，他們就更加欺侮他，叫他一看見那份飯菜就生氣。早起想要喝點茶呢，總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够把校役喊來。而茶葉——他親自來買來的，據說是頂好的祁門。泡出來祇是一味的苦澀，沒有一點香味兒。

「真奇怪！」他把手裏的烟一擰。「他們在這裏居然生活得那樣起勁，那樣快活！」

他伸一個懶腰，起來呷了一口冷茶，把茶杯生氣地往桌上一頓。

啞，喝幾杯去罷。於是鎖了房門走出來。

我誰同去呢？又是老潘？——逸漢先生躊躇着。一想到那位校長先生，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剛剛喫過什麼太甜了的東西，從食道一直到胃裏都膩巴巴的很難受。

他這就放慢了脚步，裝做散步的樣子，裝做是無意中踱到校長室裏去的樣子。

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給點紅色的雲彩照着，望去就好像是一塊弄髒了的綠色紗布。灰色校舍也彷彿給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顯出了一種怪不調和的顏色。

可是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還有些學生在那裏起勁地唱大刀進行曲。教職員宿舍裏也爆出了幾個人的笑聲，隨後就飄出了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怎麼會懂你這些抽象理論呢……」

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這大概又是在那裏談談什麼事務！

逸漢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向裏面瞟了一眼。也許陳先生會發現他，會請他

過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着頭，仔細在量這條小路的尺寸。有一刹那——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慣例，竟想要自動闖進陳先生屋子裏去。

不過他可沒有停腳。

「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倒要我去找他們！」

就這麼着，這天晚上喫酒的時候，仍舊是那一味老菜——那個老潘。

「我這裏真住不慣，真無聊！」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彷彿這都是老潘害的。「我實在想要走。……但是走到那裏去呢？——別處又沒有朋友，生活又成問題。……活活把我卡在這裏！……」

他一直沒有寫文章，也沒有畫畫。他心境不好。自從認識了那位章老先生，他向那位老先生借來一冊石印本的石鼓文，每天就臨臨寫寫。

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駝，腰有點癆。照逸漢先生看來，那個國文教員並不像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逸漢先生相同；也是歡喜買買碑帖，也是

歡喜玩玩圖章。他們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人對泰山金湖經的愛好，簡直非常投契了。

「這種石刻我已經搜羅到一千〇五個字，」逸漢先生說：「易培基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但是現在——」他深深嘆了一口氣，「現在不曉得是燒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囉！」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輕蔑地眯着一雙眼睛。「我也灰了心，近來也懶得去找這些東西了；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這真是劫數！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硬要攪出這一個戰事來，唉！」

逸漢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

「然而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如果不抵抗……」

「嘿，抵抗！」那個把嘴巴往下一彎。「抵得人家贏麼！抗戰得人家贏麼！——徒然自討苦喫！」

「那麼我們難道讓他們來佔領中國啊？」

「倒也不是什麼壞，……總之——總之——唔，你打不人家贏，何必又自討苦喫呢。」

你——打——犧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逸漢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個嘴角上咬着一泡白沫，他用小姆指長指甲把牠掏掉，又憤激地說：

「譬如——他們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後來來了游擊隊，又有反日份子。

好了，遭殺一來，他們自然就去搜捕，殺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業，……游擊隊有什麼用

處呢！打又打人家不贏，這真鬧一下，那裏鬧一下。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了，他就一走了事。

他們一搜索，這個地方的無辜良民倒弄得玉石俱焚。……」

「但是根據許多消息。老百姓倒是很歡迎游擊隊哩，」逸漢先生還是微笑着。他覺得這

場辯論很滑稽，覺得自己是白費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有許多地方的游擊隊，就

是老百姓自己的自衛隊；他們不甘心袖手看着自己家鄉受糟塌。」

「哼，自衛！哼！你有大砲沒有？你鎗械比不比得上人家？……自衛！自衛！——倒

把地方上弄得亂糟糟的！」

照你這樣說法那末我們老百姓就該在敵人統治之下當順民，當漢奸了！——不過逸漢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於是他念頭忽然觸到那個周刊上的一篇論某種漢奸：這一定就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現在他竟親耳聽見對方那些理論，這才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力，而且非常痛快。

逸漢先生性急地點了一支烟，性急地坐到一張椅上。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怒而發抖，腮巴上也發起熱來。就是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他想要告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一點真正的事實，想要說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說明敵人佔了我們幾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他覺得就是措詞不容氣一點也不要緊，他甚至於不妨嚴厲地這麼教訓那個老朽：你應當曉得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祇要是個中國人，祇要是個够得上稱做人類的人，祇要不是畜生——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然而他沒有開口。他不慎於那天在這類題目上爭論。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別人聽了會冷笑——

「哼，逸漢先生祇會拾人牙慧！」

他還聯想到殷爾泰他那句話：「頭一個拿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癡，」而他逸漢先生的這套理論呢——正是論某種漢奸那篇文章發揮過的，並且說得十分詳盡，十分精詞。

「那個週刊——章先生看不看的？」他問。

「白話文我看不懂！」

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逸漢先生想要走開去，可又覺得不大體面似的。他時不時對門口瞅一眼，希望有第三個人走進來——把這夢的僵局打開一下。他發見別人正緊瞜着他手裏的烟，叫他意識到了什麼，這就掏出烟盒來敬了對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又把這支烟伸得遠遠的——眯着眼睛看着上面的牌子。那張繃得緊緊的紅臉也慢慢鬆弛下來，祇是焦黃的手指還緊緊夾住了紙烟，生怕牠逃走似的。一抽起來就很響地吸一口氣。

彷彿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得不客氣幾句，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要抽幾支，接着又提到了酒。

「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喫幾杯？……」

「是啊，」逸漢先生趕緊回答。「祇是我找不到一個酒友。」他用種期待什麼的眼色盯着對方。

「唔，哪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漢先生提議今晚權且去上一上館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境又說：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然而家裏沒有預備。」

然而還是給邀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李先生帶了錢，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的。

他們做了酒友。他們常常到那些小店面去喫。章老先生總是「身上不便」。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人上他家裏去。逸漢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府上去，還是爲了送還那冊石鼓文。從下

午五點鐘談到了七點半鐘。女眷們在隔壁不安定地嚶嚶咕嚕，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還是客人把主人攆了出去，一到館子門口——章老先生又忽然要打回頭，因為他忘記了帶皮夾子。

「噯，真荒唐！」這位老先生給邀着，一拐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一面埋怨自己。「本是應該讓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的。……」

這位老先生酒量很好，不動聲色地把一杯一杯喝下去。同時不斷地從逸漢先生放在桌上的那個烟盒裏拿烟抽，一空了就馬上喊茶房去買。說起話來還是那麼有條有理，而且喝得越多，字音就吐得越慢，祇是鼻子發紫就是了。有時候還用他那長指甲剔牙齒，然後往旁邊擲一擲，在桌沿上抹一抹。

這位朋友——逸漢先生竟跟他結交了，這可叫老潘吃了一驚：

「怎麼，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無所謂，」他說。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臉，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校長身份來干涉他個

人生活，他有點不高興。他用一種很自信的神色說明了他的態度：

「朋友見解不同並不要緊。各人彼此不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而意見都差不多，還單調不單調呀，我問你！……我跟章老先生呢——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談詩，談金石書畫。……」

可是這幾天逸漢先生自己也感覺到——他跟他那位酒友已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章老先生總是耀炫他家藏的東西：吳昌碩刻過一副圖章送他。他還藏了一副倪雲林的山水，上面有張廷濟的題跋。總是這一套。

「他吹牛，」逸漢先生想。「怎麼我到他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

他不言語，祇把驗子埋到杯子上呷了一口酒。他一下記起了他那個孩子氣的女兒，悶悶地噓了一口長氣。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請他，他爲了要報答別人，爲了要盡他這個做酒友的義務：就不得不想出一些話來替別人解解悶。這就提到了學校裏的事，他用種種可對自

己人談的那副機密臉相，告訴了逸漢先生許多秘密。

原來那位訓育主任有「薪袖辯」。而那個體育教員竟跟一個校役的老婆有勾搭。這些事沒有一個人知道，祇是瞞不過他姓章的。會計科的人很會揩油，發薪的時候扣除所得稅用郵票來補足零頭，就叫他們得了許多好處。

「李先生我告訴你，」他把臉子湊過去，讓別人剛剛聞見他嘴裏那股臭味兒，「拿薪水呀——頂好是把那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結他們，你這就可以拿到一筆整的錢。我就是這個辦法。我不要他們的郵票。」

說話的人停住嘴想了一會，臉子更湊近了些，逼得逸漢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讓開一點兒。

「潘校長很相信我。但是近來——他爲那葉青小所包圍了。陳先生就是一個。李先生認不認得那個陳先生？李先生我告訴你，你須要小心些。他是一個反動分子，那個陳先生。」

接着緊覺嘴，點了點頭，又重複了一句——

「反、勸、分、子。」

這些秘密——逸漢先生認為是關於私人道德的事。他對誰提起過。

「唉，單調！」他祇是埋怨着。爲什麼他朋友這麼少呢？爲什麼他不得不去我那個老先生，像以前找老潘那樣老是吃這一味菜呢？

他的經常喝酒，他的跟那位酒友廝混——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種義務了。

並且這種義務還增加了他的經濟負擔。回回是他請客。他出來的時候祇帶四百來塊錢，如今已經化去了一百多。祇有跟老潘一塊喫喝才可以調濟一下；總是老潘搶着會鈔。

「讓我來罷，」老潘常常說這句話：「你手頭比較困難。」

於是到了這個星期六晚上——他竟誰都不找，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來就躲到自己屋子裏，把門上了門。

那盞藍泡子的電燈發着青光，跟檸檬黃的粉牆混成一種慘綠色。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

一下一下的梆聲彷彿敲到了他心坎上。他似乎還聽見那個更夫的脚步響——在那條又深又黑的巷子裏發出了寂寞的回聲。

逸漢先生照平素那麼騎在床上，抽着烟。他近來每次喝了酒之後，總是很易感，很煩躁，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樣飄飄然的快感了。心上時不時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刺着似的，一路刺到了鼻尖上。他恨不得跳起來在地下打滾，隨便抱著一個什物來痛痛快快哭一場。

從前他祇是跟幾個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他沒有幫助過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要求助於人的。他從來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孤獨的痛苦，現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開老潘是個忠厚人——還肯照應之外，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他很難受地喃喃着。「我人緣不好。」

想起他當「純粹的藝術家」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他竟有點懊悔起來。可是——唉，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麼的戰爭發生呢？如今可連那家至親，那個丈人家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

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拿出今朝寄到的他太太的一封信，老是那麼一些話，老是訴苦。她甚至於警告他；在娘家這廝住下了她準會吐血。

做丈夫的咬着下唇，紅眼睛對窗子盯了一會兒。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團紙團，用力往地板上一摔。

「對我發這些牢騷做什麼呢！哼，好像是我陷害她！」

手裏的烟掉到了地下，他轉身去檢的時候，連紙團子也給順便檢了起來。他想到他家跟一般親戚朋友合不來——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他想起他太太每年親自去收租的那種厲害勁兒。他還想起有一個老同學窮得向他通融十塊錢，可給他太太否決了，雖然當時她很有充分的理由——

「接濟朋友本是應該的，」她這麼說。「不過接濟到後來，就好像變成我們的義務了。要是有一次不接濟他，反而招怨。所以還是不要看錢錢來往的好。橫豎我們自己過得過，不會向人家去告借的。」

逸漢先生從前很感激他那個精明的太太，有時候自己還幫着出一點主意。現在他可認爲一切的過——全都在他太太一個人身上，以致害他到了這麼一個地步。

於是他坐下來寫回信。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毫，寫着帶李北海筆意的一筆字。寫得很慢，不斷地抽着烟，像他寫小品文那樣仔細。他告訴他太太——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苦。然而在這抗戰的時期裏，誰也得忍耐。

「我已說過多次，須忍耐，須忍耐。」

嘆一口氣，抽一口烟，手上的烟薰得他把眉毛輕輕擡着，一面又往下寫。他說他岳家是一羣庸俗的市儈，祇知道個人利益的傢伙。他爲怕他丈人或舅子會拆信，還在信頭上寫了幾個大字：「私拆此信，即是禽獸」——下面來了一個「！」隨後覺得還未免太火氣，於是把這感嘆號塗掉。

這晚他睡得特別不好。他在反復地想這個問題。

「這般事要什麼時候才結束呢？要怎麼樣才可以快點得到勝利呢？」

他翻了一個身。下面的舊牀褥子硬得他很不舒服，又翻了一個身。兩手放在被窩裏太熱

，伸出來可又太冷。他頭部有點發燙，腦筋昏亂得很。他覺得他本來可以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的，他的思想本來可以順着一條路前進的——如今這條路上可似乎有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把他擋住了。

忽然他記起歐文的一篇作品：好像有一個什麼人在個什麼山洞裏睡了一覺，外面的世界已經過了幾十年。唉，要是他逸漢先生也能睡這麼一覺……祇要幾分鐘……醒來走出山洞一看——一個幸福的中國，一個苦鬥了五十年的中國。……

然而他又責備自己：

「這個想法太消極！」

不錯，他應當參加這一場苦鬥，叫中國快一點得到解放。於是他想起了阿拉丁的神燈——祇要這麼一擦，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一會兒又想起了一些美麗的童話：一個天使答應他三個願望。他這就把思緒整理一下，打算具體地提出這三個願望，三個帶積極性的願望。……

早上醒來已經十點鐘。嘴裏有點發苦。他記起晚上的那些幻想，逗得他好久睡不着，覺得很無聊。他伸了個懶腰，走去撕了一張日歷。

「又到了星期日，唉！」

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一早就出去了，寫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關於那個週刊要討論一下，希望他下午一點鐘去出席。

「唔，」他把紙條往桌上一扔。「又是事務，又是！」

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影子在那裏發抖。校園裏的麻雀啾啾地吵着，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嘎聲歌聲比賽一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

逸漢先生一個人在屋子裏看看報，喝喝並不好吃的那壺禱門。他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在這裏跟一個什麼人賭氣，他誰都不願意見面。

「失地裏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樣生活呢？」他問自己。

也許有人照樣耕田，有人照樣耕田。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的話，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

，照樣畫他的盤，刻他的圖章：這些跟軍事政治都不相干。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大概不會受到什麼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嘆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關於敵人暴行的那些事實。

「祇有北平——彷彿沒有這些事，他想。平津是和和平平失陷的，那裏就能和和平平處去。不是有那學者在內地住不慣，又回到北平去了？」

逸漢先生啜了一口茶，皺了皺眉。他將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然後往箱子裏一頓：他決計不發出去。

「何必再責備她呢，她這樣可憐！……」

木椅上坐得他屁股發酸，他往牀上一躺。枕頭邊那隻鐘在滴滴滴地響着，他腦袋給一下一下地震動着，叫他疑心這響聲是他自己的太陽穴在那裏跳。他常常在離開太太的時候就專門去想些太太的好處，現在他正在記起她的能幹，她對他的體貼。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苦生活——唉！

他的老家變成怎麼個樣子呢？

「所謂軍人的暴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對自己說。

可是他也很迷亂：不知道剛才這句話是什麼用意。他想像他太太和他小姐要是還在家鄉的話……他全身發了一陣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不如所傳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敵人如果有紀律，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起來自衛。

「而我們家鄉呢——游擊隊打得好起勁。」他常常對老潘說的。

他又抽了一支烟，叫校役來重泡一壺茶。一面他還很仔細地整理他的思路，不叫牠給別的岔開去。他腦子裏像電那麼閃了一下。很快地轉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回家去看看罷……」

據說敵人佔領的地方——起先很平靜。可是因為有游擊隊，因為要搜索游擊隊，還就有了暴行。……他一下子記不起這是誰說的。這些話似乎很有根據。……

等他記起這是章老先生的理論之後，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了一樣——突然感到了一種空虛，一種失望。他莫明其妙地憤怒起來，彷彿一個人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

「漢奸漢奸！」他拿烟的手用力曲着，好像要抓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止了似的。「這個非肅清不可！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來，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

他用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烟蒂，然後把陳先生的那張條子對摺了又對摺。弄成很小的四方，用手指在紙面上摸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天上又有一朵朵的白雲，怕人瞧見牠似的偷偷地流着。屋子裏的太陽影子就一會兒隱，一會兒現。逸漢先生的臉子也一會兒黯下去，一會兒亮起來。

他揉了搓了手，打算寫一篇短文，要把章先生那種思想結實攻擊一下。可是他沒有拿起筆來的意思，也沒有動手去構思。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類文字是不很合式的：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疎了，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不過也許是因為——

——因為寫出來怕人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會發現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正是他不知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

這裏他從袖子裏掏出手絹來抹抹嘴，悶悶地噓了一口氣。

「真的，一個太冷靜的人，太會分析的人——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對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一點兒。於是他拚命去說服自己：他的不動手寫那篇文章並不是別的，完全祇是爲了心境不好。

「嗨，心境真惡劣！」他堅信地反復了一句。「要回家鄉去呢，除非回去打游擊，而這——我又辦不到。藝術家是沒有用的，沒有辦法。」

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他反正解決不了這苦悶，就索性走到校長室去。他得想法子排遣，好好地消磨這一天。他不能讓自己的心境老這麼惡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着一個客人。他們坐得很規矩，顯然是不十分熟的。並且一定又是什麼事務。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的問題。

這位逸漢先生帶副潑潑勁兒隨隨便便一跨進房門，這裏的嚴肅空氣一下子可把他膠住了，彷彿他全身都凝固得成了滯巴巴的。接着他感到了一種失望。

「我來做什麼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計畫天下大事，你闖進來做什麼！——你難道想找老潘去陪你吃酒麼？……」

他對老潘打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手勢，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他走得很快，不過連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裏去。脚步在小石子路上性急地沙沙響着，他的影子在地上輕輕顫動着，好像爲了要拚命追着他而很有點喫力似的。

真的。找老潘喝酒有什麼意思呢。人家一滴也不肯進口，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漢先生喝多了，似乎生怕叫自己多化了酒錢！

逸漢先生走出了校門。一想起昨晚一個人喝悶酒，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任聽他那雙脚往東走，任聽他那雙脚拖他往那個酒友家裏去。

有些學生——三三五五地迎面走來，大概是回學校喫中飯的。逸漢先生低着腦袋裝做沒

有看見。他總有點不大自然，總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拖住了他，絆住了他；他下午有一個會。

聽到後面有誰咕咕咕咕，接着映出了一聲笑。他喫了二驚，回頭瞟一眼——那兩個學生已進了校門。

「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他在肚子裏恨恨地說。「我偏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講閒話；老實不客氣，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的。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就這樣！難道我章老先生喫喫酒就算犯罪呀？哼！」於是他把步子加快起來。

在其香居茶館裏

沙汀

坐在其香居茶館里的聯保主任方治國，當他看見從東頭走來，嘴里照例擾攘不休的那麼吵吵，他簡直立刻冷了半節，覺得身子快要坐不住了。

使他發生這種異狀的有下面幾個原因：爲了種種糊塗的措施，他目前正處在金鎮市民的圍攻當中，這是一；其次，么吵吵第二個兒子，因爲緩役了四次，好多人在講閒話了。加之新縣長又是宣言了要整頓兵役的，於是他胡胡塗塗地上了一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進城了。

但最重要的是：如全市所批評，么吵吵是不忌生冷的人，甚麼話都說得出來的。而他本人雖不可怕，但他的大哥是全縣極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財務委員，縣政上的活動份子。並且，就是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時候，也是對么吵吵那張嘴表示頭痛的。

但公吵吵終於吵過來了。這是那種精力充足，對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抱了一種毫不在意的態度的典型男性。在這類人身上是找不出悲觀和掃興的。他常打着哈哈來茶館里自白道：

「老子還張嘴麼，就這樣！說是要說的，吃也是要吃的：說够了回去兩杯甜酒二喝，倒下去就睡！……」

現在，他一面踏上其香居的階沿，拖了把圈椅坐了下去，一面直着嗓子，乾笑着說道：「噫，對！看陽溝里還把船翻了麼！」

他所參加的桌子已經有着三個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當過視學的俞觀學；前徵收局的管賬，現在靠着利金生活的汪二；紙店老板黃光銳。

他們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茶來，錢我給了。」

「坐上來好嗎，」視學客氣道，「這裏要舒服些。」

「我要那樣舒服的做甚麼哇，」出乎意外，吵吵紅着臉叫嚷道：「你知道麼，我坐了上席會昏頭的，——沒有那個資格！」

本分人的觀學禁不住紅起臉來。但他立刻覺得么吵吵是針對着聯保主任說的，因為在說的時候，他看見他滿含惡意的瞥了坐在後面首席上的方治國一眼。

除却主任，那桌子上還坐的有張三監爺。他們都說他是方治國的軍師，但實際上，他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館，在緊要關頭，盡點忠告。但這又並不特別，他原是對甚麼事也關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在家裏是經常餓着飯的。

同監爺對坐着的是黃毛牛臍，正在吞服着一種祕製的戒煙丸藥。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雖然並無過人之才，惟一的特點是毫無顧忌：「現在的事你管那麼多做甚麼哇！」他常常說，「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應付這世界上一切足以使人大驚小怪的事變，只有一種態度：裝做不懂。因此，他小聲向主任說道：

「你不要管他的」，他眨眼而且努嘴，「發神經！」

「這回子把蜂窩戳破了」，主任發出苦笑說

「我要趕緊『縫』啊」，監爺擎着暗淡無光的黃銅水煙袋，沉吟道：「另外找一個人『抵』怎樣？」

「已經來不急了呀」。

「不要管他的」，牛瞞道，「他是個火炮性子」。

這時，么吵吵已經拍着桌子，放開嗓子叫了。但他的戰術還停留在第一階段上，即並不指出被攻擊的人的姓名，只是隱射着，似乎像一通沒頭沒腦的漫罵。

「稿到我名下來了」，他佯裝着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否麼雞巴入出來的：人雞巴？狗雞巴？你們見過狗雞巴麼，唉，那才有趣！」

於是他又比又說的形容起來了。雖然已經蓄了十年上下的鬍子，但他是以說粗魯話出名的。許多閒着無事的人，有時甚至故意挑弄他說下流話。他所謂的「狗」是指他的仇人說

的，因為主任的外祖當過衙役，而還又是方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諱。

因為他形容得太難堪了，那觀學插嘴道：

「少造點口孽，有道理講得滿的。」

「我有甚麼道理哇！」吵吵忽然正色道，「有道理我也當甚麼雞巴主任了，兩眼墨黑，

見錢就拿！」

「出錯，那表叔……」

氣得臉青面黑的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來了。

「嚇，那表叔，」他說，「你說話負責啊！」

「甚麼叫做負責哇！我就不懂！——甚麼人是你表叔，你認錯人了！是你表叔你也不吃

我了！」

「對，對，對，我吃你，」主任解嘲的說，一面坐了下去。

「不是嗎？」吵吵拍了一掌桌子，「兵役科的人親口對我老大說的！你的報告真做得好

呢。我倒要看你今天是長的幾個卵子！……」

他愈說，就愈覺得是並非玩笑的事，如一向以來的瞎吵瞎鬧一樣，他感到憤激了。

他相信，要是一年或者半年以前，他是用不着怎樣着急的，事情好辦得很，只需給他大哥一個通知，他的老二就會自由由走回來的。而且以往他就避掉過四次。但現在是不同了，一切都要照規矩辦了。而且更重要的，他的老二已經抓進城了。

照經驗，事情一露了頭，弄到縣長面前去了，就難辦的。他已經派了老大進城，但帶回來的口信是：因為新縣長的脾味還不清楚，而且一接印就宣佈他是要整頓兵役的，所以他的伯父和舅父都表示情形的險惡。額外那稍信人又說，壯丁就要送進省了。

凡是那大老爺們都感覺棘手的事，人還能有什么辦法呢？這也就是說，他的老二只有作炮灰了。

「你怕我是聾子吧！」么吵吵簡直在咆哮了，「去年蔣家寡母子的兒子五百，你放了；陳二靴子兩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頭兒肖大個子還厲害，錢也拿了，腦壳也保住了，——」

老子也有錢！你要張一張嘴呀？……」

「說話要負責啊！那幺老爺！」

主任咕噥着，而且現出假裝的笑容。

這是一個胡塗而胆怯的人，胆怯是因爲富有，而且在這個邊野地方，從來沒有摸過槍炮的原故。這是每一個人都能來兩手的。他一直規規矩矩地吃着祖宗的田產，在好幾年以前，因爲預征太多，許多人怕當公事，於是在一種策勵下，他當團總了。

他明白這是陰謀。但一向忍氣吞聲的日子引誘他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起初老是執錢，但後來他發覺甜頭了：回扣，黑糧等等。並且走進茶館的時候，招呼茶錢的聲音也來得更響亮，更衆多了。

而在五年以前，他的大門上已經有了一道縣長頒贈的匾額：

「盡瘁榮梓」

但不管怎樣，如他自己所感覺的一般，在瀨龍鎮還是有人壓住他的。他看得清楚，所以

他現在很後悔做了胡塗事情。他老是強笑着滿不在意似地的說道：

「你發氣做甚麼呀，都不是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麼？」對方反問道；「你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該稿我了，告我的密了！」

「我只問你一句！」

主任又站起來了，他笑問道：

「你說一句就是了：兵役科甚麼人告訴你的？」

「總有那個人呀！」

吵吵說，十分氣派地攤在圈椅里面；一面冷笑着加添道：

「像還是我造謠呢。」

「不是，你要告訴我呀。」

看見吵吵鬆了勁，主任知道可以說理的機會到了，他就趁勢坐向圈學側面去，賭咒發誓

地分辯起來，說他是一輩子都不會做出這樣胆大胡塗的事情來的。

但却並不向着吵吵，而是視學們。他說：

「你們想吧，」他平攤開手，倒仰着他那瘦瘦的鐵青的臉蛋，「你們想，我是吃飯長大的呀！並且，我一定要他去做甚麼呢？難道……會給我一個狀元當麼？沒講的話，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圓我總是糊的！」

「你才會糊！」吵吵嘆着氣抵了一句。

「那總不是我吹牛啊！」主任無可奈何地說：「別的不講，就拿公債來說吧，別人寫的多少，你寫的多少？」

他又挨近視學的耳朵呻喚道：

「連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

他之所以說得如此祕密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想充分表示出事情的重要性；又其一，是因為街上看熱鬧的人已經多了，公開宣佈出來究竟太不光彩，而且容易引起糾紛。

大約觀學相信了他的話，或者被他的誠意所感動了，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因此他勸解道：

「么哥！我看這樣啊，」他斯斯文文地掃了掃喉嚨，「人不抓，已經抓去了，橫豎是爲了國家……」

「這你才會說呢！」吵吵一下撐起來了；「這樣會說，你怎麼不把你自己的送去呢。」

「好！我不同你講。」

觀學紅着臉說，故意勾下腦袋吃茶去了。

「你講呀！」吵吵重又坐了下去，繼續道：「真是沒有生過娃娃不曉得癢痛！怎麼把你個好好先生遇到了啊：冬瓜做不做得癢了？做得。蒸跨了呢？那是要跨的，——你個老哥子真是！」

他的形容引來了一片笑聲。但他自己並不笑，他把他那結實的身子移動了一下，抹抹額子，宣言道：

「閒話少講！方大主任，說不清楚你走不掉的！」

「好呀」，對方慢應着，一溜懶懶地退還原地方去；「這龍鎮只有這樣大一個地方哩，往那裏跑？要跑也跑不脫的」。

他的聲音和表情照例帶着一種嘲笑の意味，至於是嘲笑自己或者對方，那就要憑你猜了。他是經常憑藉了這點武器來掩護他自己的。而且經常弄得頑強的敵手哭笑不得。他們叫他做軟硬人。

當回到原位的時候，他的助手一面吞服着戒煙丸，生氣道：

「我自還懶得答呢；你就讓他去！」

「不行不行，」監爺意味深長地說，「事情不同了。」

他一直這樣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有理由的。他確信鎮上已在進行一種大規模的控告；而且那大老爺是可以左右牠的；他可以使這成爲事實，也可以打消牠，所以聯絡那家乃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何況誰知道新縣長是怎樣一付脾氣的人呢！

這時候，茶堂里的來客已增多了。連平常懶於出門的陳新老爺也走來了。新老爺是科舉時代最末一次的秀才，當了十年團總十年哥老會的頭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說話還是同團總一樣有效。

還可見么吵嚷已經佈置好一合講茶了。茶堂里響着一片呼喚聲，有單向堂倌叫拿茶來的，有站起來讓座位的；有的至於怒氣沖沖地吼道：

「不准亂收錢哇！嚇！這個龜兒子聽到沒？……」

於是立刻跑去塞一張鈔票在堂倌手里。

在這種種熱情的騷動中間，爭執的雙方，已經變平靜了。主任知道自己會處理的，他在殷勤地爭取着客人，希望能於自己有利，而么吵吵則一直悶氣着；這是因為當着還許多漂亮人面前，他忽然直覺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這就等於說他已經沒面子了。

這鎮上是流行着這樣一種風氣的；凡是按規矩行事的，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

一切規矩之外的。比如陳老爺，他並不是惜疼金錢的腳色，但就連打醮這種小事他也是沒有份的；不然便會惹起人們大駭小怪，以爲新老爺失了面子，快倒臺了。

面子在這裏就如此的厲害，所以吵吵鬧鬧，只是懶懶地打着招呼。直到新老爺問起他是否欠安的時候，他才稍稍振作地答道：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就是眉毛快給人剪光了！」他一連打了一串乾燥無味的哈哈。

「你瞎說！」新老爺嚴肅地晃着腦袋，切斷他。「你瞎說！」

「當真哩，不然也不敢勞駕你老哥子動步了」。

爲了表示關切，新老爺換了口氣；並且問道：

「大哥有信來沒有呢？」

「他也沒辦法呀！」

吵吵鬧鬧了。但爲了免除人們的誤會，以爲他的大哥已經成了沒面子的腳色，遂又立刻

加上一番解釋！

「你想吧，新縣長的脾氣又沒有摸到，他怎麼辦呢？當官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又是鬧起要稿拜役的；誰曉得他會發甚麼貓兒毛病呢！前天我又託蔣門神打聽去了。」

「這個人怕難說話，」一個新近從城里回來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樣子就曉得了：帶他媽你黑眼鏡子……」

但嚴肅沉默的空氣沒有使小商人說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應該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表示高興是會得罪人的，因為情形確乎有點嚴重；但說是嚴重吧，也不對，這又將顯得邢府上太無能了。所以彼此只好腰膝不明地搖頭嘆氣，喝起茶來。

看出主任有點焦灼和担心的神情，似乎正在考慮一種行動，半瞞包着丸藥，小聲道：

「不要管，這麼快縣長就叫他們喂家了麼？」

「去找找新老爺是對的，」監爺說。

還個臉面浮腫，常以足智多謀自負的淩落者的建議正投了主任的機，他是已經在考慮着這個必要的辦法的了。

使他遲疑的是他和新老爺的關係，與夫新老爺和邢的關係的比較，他覺得差得多。并且雖然在派款和收糧上面，他沒有對不住團總的地方，但在幾件小事情上，他是開罪過他的。比如，有一回會布客想壓制他，抬出老團總的招牌來，說道：

「好的，我們在新老爺那里去說！」

「你把時候記錯了！」他發火道，「前幾年的皇歷用不上了！——你想嚇倒我不行！」後來，事情雖然依然在團總的意志下和平解決，但他的話語也一定散播開去，團總給記下一筆賬了，可是他終於站身起來，向了新老爺走去。

這行動立刻使人們振作起來了，他們都期待着一個新的開端和發展。有幾人在大叫拿開水來，以圖緩和一下他們緊張的心情。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主任的攻勢的，但他不當作攻勢看，以為他是要求新爺轉圓的。但他却猜不準轉圓的方式。

而且，他又覺得，在他目前的處境上，任何調解他都是難於接受的。這不能道歉了事，也不能用金錢的賠償彌補，那應廢下的只有上法庭了。然而在一個整飭兵役的縣長面前這件事他會操勝算麼！

他覺得苦惱，而且一切都不對勁。這個堅實樂觀的人第一次被煩擾所襲擊了。

他在桌面上拍了一掌，苦笑著自言自語道：

「哼，亂振吧，老子大家亂振！」

「你又來了，」那觀學說，「他總會拿話出來說呀。」

「這還有甚麼說的呢？你個老哥子怎麼不想想啊：難道甚麼天王老子還有面子把人給我

來脫手麼？」

「不是那末樣。取不出來也有取不出來的辦法的。」

「那我就請教你，」吵吵依舊忍耐著說，「甚麼辦法呢？說一句對不住了事？打死了讓

他賠命？……」

「也不是那樣講。……」

「那又是怎樣講！」他簡直大發其火了，「老實說吧！他就沒有辦法！我們只有到場外前大河里去喝水！」

他憤怒地吼嚷着，真像要拂掉他的命了。

這宣言引起一陣新的騷動。許多人都像預感到節目的精彩部分了。一個看客，他是立在階沿下人堆裏的，他大聲回絕着朋友的催促：

「你走你的嘛！我還要玩一會！」

茶堂信也在興高采烈地叫道：

「讓開點！你個龜兒子，看把腦壳燙腫！」

在當街的最末一張桌子上，那里離吵吵隔着四張桌子，一種平心靜氣的談判已近結束。但效果顯然很少，因為長條子的圍牆，忽然扳着臉站起來了。

他仰着臉把頸子一扭，大叫道：

「你倒說條鳥啊！」

但他隨又坐了下去，手指根響地擊着桌面。

「老弟！」他一直看着主任，「我不會害你的！一個人眼光要遠大點，目前的事是誰也

料不到的。」

「我知道呀！你都會害我麼？」

「那你就該聽大家勸呀？」

「查出來要這樣呀，我的老先生！」

他苦滯地叫着，用手在後頸一比：他怕殺頭。

這確也可慮，因為有懲兵舞弊的明令，已經來過三四次了。這就算不上數，我們這里隔

上峯還遠，但縣長於我們的情形却全然不相同了：他簡直就在你的鼻子下面，並且既已捉

到，要額外買人替換是更難了。

加之前一任縣長正為壯丁問題撤職的，而新縣長一上任便宣稱他要掃除兵役上的種類積

弊。誰知道也如一般辦縣長一樣，說過了事，或者他便認真幹一下？他的脾氣又是怎樣的呢？

此外，他還有不能冒這危險的理由。他已經四十歲了，但他還沒有取得父親的資格。他的兩個太太都不中用，雖然一般人把這責任歸在他的先天不足上面，好像就是再活下去，他也是永遠無濟於事。

但不管如何，便從他那畏懼的性格着想，他也是決不冒險的了。所以停停，他又解嘲地

釋道：

「我的老先生！這個險我是不敢冒的。你說認真是我密告他的我都想得過……」

他佯笑着，而且裝得很安靜的神情。同公吵吵一樣，他也看出了事情的諸般困難的；而他應該否決那密告的責任。但他沒料到，他是把新老爺激惱了。

那個人並不讓他說完便很生氣地，截住他道：

「你才會裝呢！可惜是大老爺親自總兵役科說的！」

「方大主任，」吵吵也直接地插入了，「是人雞巴稀出來的你就撐住吧！我告訴你：額是額是不脫的。」

「嘴巴不要傷負人啊！」

主任認真起來了：但對方的嗓子也更提高了：

「是的，老子說了，是人×出來的你撐住！」

「好嘛，你多凶啊。」

「老子就是這樣！」

「對對對，你是老子！哈哈！……」

聯保主任乾笑着，一壁退回自己原先的座位上去，他覺得他在全市鎮的人家面前受了辱，他決心要同他的敵人鬥了。

他的同伴依舊担心着他。那牛驕說：

「你愈讓他就愈來了，是吧！」

「不行不行，事情不同了，」盛生嘆着氣。

許多人都想到事情已經鬧僵了局，接着而來的一定是漫罵，是散場了。因為情形很明顯，爭吵的雙方都是不會打拳頭的；有的人是在準備回家吃午飯了。

但茶客們却誰也不能動身，這會很失體統，得罪人的。並且新老爺已經請了吵吵過去，在互相商量着，希望能有幾個顧全體面的辦法；雖然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人的生命不會恰恰就和體面相等。

然而由於一種不得已的悲哀，么吵吵終至讓步了，他帶着決然忍受一切的神情，說道：「好好，就照你哥子說的做吧！」

「那麼万主任，」於是團總站起來宣佈了，「這一下就看你怎樣：一切用費么老爺出，人由你找，事情由你進就辦；辦不通還有他們大老爺，——」

「就請那大老爺不更方便些麼！」主任插入說。

「是呀！也請他們大老爺，不過你負責就是了。」

「我負不了這個責。」

「甚麼呀？」

「你想，我怎麼能負責呢？」

「好！」

新老爺簡緊地說，悶着臉坐下去了。他顯然是被對方弄得不快意了；但沉默一會，他隨耐着性子問道：

「你是怕用的錢會推在你身上麼？」

「笑話！我怕甚麼，又不是我的事。」

「那是甚麼人的事呢？」

「我曉得的呀！」

主任說這些話的時候一直帶着一種故作的安全態度，而且嘲弄似的笑着，好像他甚麼都不驚，因此甚麼也不覺可怕；但他沒有料到吵吵衝過來了。而且那個氣得鬍子發抖的漢子一

把扭牽了他。

他扭住他的領口朝街面上拖，嚷叫道：

「我曉得你是個軟硬人，我曉得你是個軟硬人！」

「說話好好的說啊！」人們勸解着；「都是熟人熟事的！」

但一勸解，一面偷溜開的人也就不少。堂倌已經在忙着收茶碗了。監爺在四處向人求

援。

「這太不成了，」他搖着頭說，「大家把他們分開吧！」

「我管不了！」視學微笑着說，「看血噴在我身上。」

牛臍在包裝着戒煙丸藥，一面咕咕道：

「這樣就好！那個沒有生得有手麼！好得很！」

但當他收拾停當的時候，他的朋友已經吃了虧了。他淌着鼻血，左眼睛已經青腫。他已

被圍總解救出來；他一支手摸着眼睛。嚷叫道：

「你姓那的是對的：你打得好！……」

「你嘴硬吧！」吵吵地在唾着牙血，喘氣着，「你嘴硬吧！」

黃牛驕建議主任應該即到醫生那裏去，但他被拒絕了，反而要他趕快去租滑竿。他覺得還是保持原樣的好，因為他就要進城向縣署控告去了。

他的眷屬！尤其是他的母親，那個以饒吝出名的小老太婆，一看過主任的成績便連連叫道：

「噢！與這樣打麼！這樣眼睛不認人麼！」

那老太婆也在丈夫耳朵邊咕咕嚶嚶着：

「眼睛都腫來像毛桃子了！」

「不要管！」吵吵吐着牙血，一面說，「打死了還有我報命！」

別的來看熱鬧的婦女也不少，整個市鎮幾乎全給翻了轉來。吵架和打架本身就值得看，一對有面子的人的動手動腳，自然也就更可觀了！

但正當這人心沸騰的時候，一個左腿微跛，滿臉鬍鬚的矮漢子忽然擠將進來。這正是那米販子，因為人呆滯尷尬，他又叫蔣門神。前天進城吵吵就託過他捐信的。所以他立刻爲大家所注意了。首先拖住他的是么太太。

這是個頂着假髮的胖婦人，愛傲作，愛談話，渾名九娘子。她担心地，顫聲顫氣地問道：

「怎麼樣了？——你坐下來說罷！」

「怎麼樣，」跛子冷淡地說，「人已經出來了。」

「當真的呀！」許多人吃驚了。

「那還是假話麼！我走的時候還在十字口牌桌子上呢。昨天夜里點名，報數報了，隊長說他不够資格打國仗就開格了；打了一百軍棍。」

「一百軍棍？」又是許多聲音。

「不是面子大，你就挨一百也出來不了呢。起初都講新縣長厲害，其實很好說話。前天

「大老爺請客，一個人早就到了；帶他媽付黑眼鏡子……」

正說着：他忽然注意到了么吵吵和聯保主任，縱然是一個那麼遲鈍的人，他們的形狀，也不免略略叫他吃驚起來了。

「你們是怎麼搞的？」他問着，「你牙齒痛嗎？你的眼睛怎麼腫了？……」

紡車復活的時候

艾蕪

貼着金喜字的大紅蠟燭，一在堂屋里點起，穿得花花綠綠的少女少婦，便開始唱起祝賀的歌來。而那被祝賀的人兒，明天就要出嫁的姑娘呢，則正睡在隔壁的床上，蒙着被頭嗚咽，悲傷她此後莫測的命運。但調好聲音在唱的人們，却用不着關心誰，只亮着年青的眼睛，紅着年青的臉蛋，熱情地歌唱，將平素靜寂的鄉村，一下捲進歡樂里去。她們比賽着婉轉的嗓子，比賽着新鮮的小曲，一直到半夜，或者雞叫的時候。

這是湖南南邊嫁女時候的風俗。

玉荷一從舅父家里回來，便想把表姐出嫁得來的快樂，分給村裏的小姑娘。那一夜，許多人說她嗓子好，唱得兜人愛，她高興得了不得！唉，可惜小鴉她們都沒在場，不然的話，那才叫她們羨慕死哩。另外，她從表姐的堂妹那里，又學會了好些罵媒婆的歌曲，這真

是小鴉她們做夢都沒有聽見過的。爲什麼不趁此誇一誇嘴！

玉荷年紀和小鴉她們差不多，都不過十三四歲。大家常常打鬧在一起，極歡喜過從能幹，不肯落人後頭。只要看見哪個在幫媽做點縫衣的事情，就準有人回家去要針要線。這其中，要數小鴉頂有心計，她常默不做聲，作許多事情，叫村裏的大人，也禁不住要連聲稱贊。玉荷對此非常嫉妬。尤其因爲性子急躁，一聽見有人說小鴉好，她就難受得很，恨不得事事都賽過小鴉。如今她學會了好些新曲子，哪肯放過小鴉呢？她說下做客的新衣胡亂往床上一丟，便趕忙朝村尾小鴉她們那里跑去。媽在後面罵她：

「你慌個什麼呀！別人在做酒席等你！我唯願算斷一隻蹄子才好哩！」

到村尾去的小巷，面有高低不平的石板，早上出去耕地的些牛，就在上面撒着不少新鮮的牛糞。巷的兩旁，離不遠地方，參差排着人家的大門。時常有雞走了出來，悄悄搔着牆根的泥土。狗在門邊，懶洋洋地睡着曬太陽。有女人端着瓦盆子出來倒水，便要招呼她：

「玉荷，吃酒回來了，你表姐陪飯好不好？有幾床鋪蓋？」

她簡單回答幾句，便立刻扯到唱歌上去。

「真唱得熱鬧呵！我表姐的堂妹，記倒記得多，就是聲音差一點，收尾的時候有點子嘖。我一唱的時候，呵喲，個個男客都擠來聽！」

她很快樂，足底下輕飄飄的。偶然一下，跌了牛尿，弄髒了鞋，她也並不像往日似的氣惱，要開口罵人，只是把鞋底朝草上擦了一擦就算事。

小鴉的家，也和村裏的房子，大致相同，都是瓦屋泥壁。惟略有些傾斜，壁頭現着一兩條裂縫，再加以南方多雨的季节，經過長期的潤濕發霉，外表顯得很是陰沉。玉荷還沒有進門，就聽見屋裏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一直舞舞地叫着，聽起來，使人心裏有些發癢。還是幹什麼呀？她趕忙走了進去。

堂屋里擠了一大堆女孩，都在那里矚目點。小鴉正坐着，旁邊一個竹做的圓輪子，不住地轉動，就像風車一般。怪哪，原來就是這個東西在叫。擠到另一邊去，才完全看出，圓輪子並不是自己轉動，乃是小鴉捏着中間一個扶手，在不斷地搖呀。還有，更令她奇異的，是

小鴉另一隻手，正從風車下側，一小團抖動得很利害的白東西上面，牽出白線來。她禁不住叫一下小鴉，小鴉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只是專心注意地搖轉車子，專心注意地牽出白線來。白線一牽長的時候，小鴉就把車子轉個方向，倒搖過去，剛才那個吐出線來的小白團子，立即很快地把線吞了。這回車子再不鏗舞的了。只是無聲地轉動。她急不能耐，趕緊又叫一下小鴉，而且比先前叫得大聲些。小鴉看她一下，隨便答允一聲，並不問她表姐出嫁的事情，便又馬上把車子換個方向搖回轉來，聲音驟即照舊鏗舞地叫。她心想，小鬼頭，好神氣，你就大模大樣不理人了麼？很氣，打算走開，可是，又捨不得，這件玩意兒太新鮮了！而且，更使她羨慕的，是村子里好幾家的女孩子，都擠在這里，稱奇不置。嘖嘖，小鬼頭，風頭未免出得太厲害了！

玉荷拿手輕輕碰一下翠芝，小聲地問：

「這是幹什麼呀？」

翠芝看罷一下，說：

「你回來了麼？……還是紡棉花呀！」

紡棉花的事情，玉荷是聽見過的，有些遠地山鄉人家，做出來的土紗土布，如今還在墟場上站一小塊地方。但玉荷住的這個村子，既近城市，又挨河道不遠。紡車老早就停止活動了。也許幼小時，還看見過幾次吧，然而長久的歲月，已將記憶磨滅盡了。長大來不復有着絲微的影子。

她想，這就是紡棉花的車子麼？到也並非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於是她便向翠芝談起她表姐的陪奩來：光是綉花枕頭都有好幾個，還有鬧鐘。跟着，就扯到唱歌上面：你猜哪個開的歌堂？翠芝却忽然跑去搖紡車。原來小鴉這時正抽身走開去做什麼去了。翠芝紡得很慢，玉荷還陣陣看清楚，並不是那小塊白東西吐線，實在是從翠芝手上的棉花條裏抽出來的。她非常用心地看翠芝搖車子，很想也去紡牠幾下。翠芝的弟弟水生，張開手錶里懷錶地去摸車子。翠芝笑着威嚇他喊：

「走開呀！看弄斷你的手！」

一個叫三三的小姑娘，一面笑着推開翠芝，一面說：

「讓我來一下，你快領開他哪。」

翠芝一直搖了好幾轉，才站起來帶她小弟弟。三三坐下去，立刻笑說道：

「呸，棉花都紡完了，才讓我來！」

接着就站起來，在堂里東尋西找的，一面喊：

「小鴉，你的棉花哪！」

玉荷便趁勢坐在棉花桌子側邊，捏着車把子，把空車搖了起來。小鴉剛好拿條棉花，走出睡房，便急喊道：「不要亂搖呀，那樣會壞車子的！」

玉荷現出很有把握的樣子說：

「哪里！我會搖的，你快拿把棉花哪！」

小鴉就揪着她說：

「讓開！不要亂充獃了；她們還……阿呀，那個小鬼頭，給我紡的，粗細不勻哪！」

一面就將棉花和線接在一塊。

三三打趣地說：

「你讓玉荷試一試吧！他比任誰哪一個都聰明哪！」

玉荷白了她一眼。跟着：就把小鴉手裏接好線的棉花，搶過來紡。車子倒很馴服，仍舊舞舞地叫。只是線不聽話，搖不兩下，就斷了。

小鴉和別的女孩子，都笑了起來，弄得玉荷滿臉通紅。小鴉笑了之後，才高聲指教地說：

「你把棉花捏得那樣緊。線鑽不出來，牠怎麼不斷哩？」

玉荷立心要補救她的缺點，帶着惱怒的神情說：

「還不難啊！手放鬆點就是！」

讓小鴉把線接好之後，玉荷當真把手捏鬆一點，但紡出的線，却非常之粗，有的還帶着小塊小塊的棉花。小鴉便推開她說：

「你不行！這樣紡出來的綫子，哪個肯要嘛！」

玉荷紅着臉站開之後，三三就趕緊擠來。小鴉便慌忙說：

「好妹妹，不要打擾我了！我要趕工，後天鬧子，還要趕到賣哪！」

真是奇怪得很，接在小鴉手裏，線又規矩起來，立刻勻勻淨淨地吐出。

一個叫小桂的女孩子現出羨慕的神情問：

「還要學好久，才學得會？」

小鴉大人似的說道：

「還要看人靈醒不靈醒，靈醒的一下子就學會了。不靈醒的，要學十天半月哩！」

玉荷氣得來堵起了嘴巴。心想：你這回就充靈醒了，前次抓石子，輸我好多呀！哼，還非得也找把車子來學學不可！看你一個人神氣得好久！但嘴里却咕嚕道：

「還有什麼學頭！沒意思！」

隨即向翠芝說：

「我這回算是學會了不少的歌，我表姐那個堂妹子，聲氣不大好，可是你哪裏知道，她會記得那樣多！」她說得很大聲，連三三她們幾個人都引動了。她就高興地說：

「走，到晒穀坪上去，我唱跟你們聽！」

大家就都隨着她走，她還掉回頭來看一看小鴉，看她是不是也想跟來聽。但小鴉只是專心地紡線子，並不望她們一下。

一出小鴉的家，就有賣花生糖的，在巷里叫賣。牽在翠芝手里的水生，便吵着要買來吃。翠芝就哄他說：

「聽話點！於今沒有錢！等姐姐明天紡起紗，會賺錢的時候，就買給你吃！」

小桂便熱心地問：

「小鴉賺了多少了？」

翠芝牽着弟弟走，一面說：

「她趕了兩回圍子，聽說一回賺一塊！」

三三略帶驚訝地說：

「阿呀，那她不是都已賺了十二吊錢麼？」

翠芝哄她弟弟，一面說：

「可不是！我媽都在替我借車子了，說是今天就可以拿回來。」

玉荷心想，難怪小鬼頭那樣拿大呀，我才走了十天，她就賺了十二吊，隨即問翠芝：

「她一個人就能紡那樣多麼？我想她媽媽一定幫她的。」

翠芝小聲埋怨那個賣花生糖的，說是明知小孩子煩着要，他就故意尾起來，一邊又回：

玉荷：

「她媽媽倒沒幫她，就是她肯發狠哪，一早起來就紡起。」

走過一家門前，小桂的婆婆，正拿出一架舊棉花車子來打掃。她老人家一見這些小姑娘

走來，便大聲責備：

「小桂，你這小野馬，一轉眼就不見了，讓我叫了好半天！你快給我提桶水來拭拭，好

「嚇哪，死鷄子到處窩起。」

小桂連忙應着，一壁又叫三三：

「你幫我拾一下！你走前面，我走後頭，好不好？」

三三把嘴巴一翹。

「不，我要拾後頭！」

兩人便高高興興地走進大門去了。另外這些女孩子呢，便都跑去圍着小桂的婆婆，好像要瞧她玩把戲的一樣。翠芝呢，因為弟弟水生還在吵着要糖，便也拉他來瞧熱鬧，還帶着惹惹的神氣，哄着她說：

「呵呀，弟弟，你瞧，還在做什麼哪！快些去看！」

小桂的婆婆，一壁拿掃帚掃紡車上灰塵，雞糞，蜘蛛網，一壁向圍攏過來的女孩們嚷叫：

「小鬼頭，站不站開？看灰惹瞎你們的眼睛！」

鄰對門的阿進嫂，提着一籃要洗的衣裳，走到巷子畢，笑嘻嘻地說：

「呀，你老人家也兜心花了哪！」

小桂的婆婆，看她一眼，仍舊打掃她的，邊掃邊說：

「管他心花不心花？我爲什麼讓車子爛掉呢！反正我小桂又沒事情做，一天到晚野馬一樣。人家小鴉一斤棉花，就能賺個對本，真是到那里去找嘛！」

「你老人家也是，偕趨那麼多錢做什麼呢？」

老婆子搖着掃帚說：

「亂講囉！我偕有什麼錢！如今世道，哪比從前年辰，你就有大把大把的銀子錢，也不掙事啊！你看，廣州城一打失，鹽好貴哪！不想法子，添補幾個，怎麼成！其實呢，我是愛講老實話囉，你自己得空的時候，也該找把車子來紡紡。我要是手膀子不酸……走開點，小鬼頭衣裳闊體了，回去又要挨頓好打……我就是膀子勳久了，有點酸，不然的話，弄部轆子來編布。」

三進鏡不笑了，邊走邊說：

「是到是囉！洋油燈於今也點不起了，說是咋個鬧子又濕了假。」

老婆子見她走了，就自言自語地說：

「管牠漲到天上去囉！借是老法子好些，我們點茶油點了多少年。」

巷子的那頭，有人在喚翠芝，翠芝趕緊應着，立刻抱着弟弟走了。

玉荷見幾個大的同伴，都有事走開。小的幾個呢，還專心圍着觀看。她知道沒人來聽她的歌，她自己也失掉了唱歌的興味，心中悶悶不樂地默站着。

小桂的婆婆，手腕有些弄酸了，便略微息一會兒，一面就問起玉荷表姐出嫁的事情，提到陪奩方面，她嘆息似的說：

「這些年來不興了。我們從先年辰，借要陪紡棉花的車子哩。不是我偏嘴，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我早就會紡了。那種索子穿的通洞錢，枕頭上都繖了好幾大串。如今怕又要時行了，你該學學哩！……我記得你媽就有一把車子啊！……呵呀，這兩個討打的小東西，去了

「大半天，曾沒有拾水來。」

她一邊嘆着，走進門去。玉荷連忙跑回家去，心裏熱沖沖地想：原來我們也有一把哪！一進門去，便向媽問，舊車子放在什麼地方的。媽看她一眼，黑起臉說：

「鬼，你在跑些啥呀？這樣一頭的汗！」

玉荷就把小鴉紡棉花的事，告訴她媽，並說她也要天天紡棉花了。媽便嘆她幾句：

「你總是這樣的，見人扇屎屁股癢！……曾有什麼棉花車子呢，哪什百年就拿來燒了。」

做媽的到底遷不過女兒，最後軟了，便搔着頭慢聲說：

「你到二伯娘家去看看，我記得她倒是一把。她有，她一定肯借的。再順便問她一聲，要是得閒，就請她過來打上大人！」

玉荷就興忽跑去，進門看見二伯娘在拿刀削蔑片子，便說：

「二伯娘，你忙哪！我媽請你過去打上大人哩！」

「你回子哪！我不得空陪她。」二伯娘這麼招呼一聲，仍舊不息手地削，一面還咕咕嚕嚕地抱怨：「真是忙得冤枉！不曉得那些鬼，一撥就跟你搬箱搬倉後頭，叫我找了一大半天，不然的話，我早就修好了！」

玉荷摸不着頭腦地問：

「二伯娘，係老人家修什麼？」

「把手上削好的竹片子，彎成一個圓形，一面說：

「啊，你不曉得麼？我在修理紡棉花的車子哪！看是氣人，有半邊全給虫咬壞了，一搖就斷！」

玉荷氣促地說：

「斷了麼？我媽才說，跟你借來紡紡哩！」

二伯娘就連忙說：

「我只是削來試試！試！修不好，怕借要買把新的哩！索性叫你媽去買一把吧。你二伯回

來講，前個鬧子就有賣的了。」

玉荷很想馬上就有把車子，放在身邊插得舞舞地叫。但結果却是這樣，便快快地走了出來。在巷子內碰見五嬸，便招呼她老人家，問她哪裏去。

五嬸點頭說：

「我剛到小鴉家去來，跟她媽借點黃騰！」

一面還把手上拿的黃東西，晃了一晃。玉荷又問三妹在家沒有。五嬸說：

「在哪！你去玩玩，她聽說你回來了，借想過來看看你，就是忙着，丟不下手！」

玉荷便蹣了進去。哈，真巧得很，一架嶄新的紡紗車子，正放在堂屋中間。三妹把桌上
一包棉花，弄成一捲一捲的。她招呼玉荷一聲，就迫不及待地向她媽問：

「就捲這樣大，對不對？」

玉荷禁不住去摸摸車子，連忙問她媽：

「這賣成多少錢？」

「四吊八，等一會，我們就要紡了！」

三妹十分興奮地說。五嬸忙拿兩根細蠶索子，塗上黃脂。塗好之後，就將細蠶索拴着車輪子，隨又拉來套在車腳的細鐵簽子上。捏着車輪中間的扶手，搖着試了幾下，便接上棉花，車子就舞舞地叫了起來。五嬸偏起頭看了一下，息下手說：

「鬆了，借要緊一點。」

玉荷一直凝神靜氣地看，見五嬸把那兩根細蠶索子，另外拴過時，才抒一下氣問：

「你們哪里買來的，我也去買一把呵！」

三妹一直熱心地捲着棉花條子，頭也不抬地說：

「還不是鬧子上！你要多少，等兩天趕鬧子由你買就是！」

玉荷看了一會，走出來階聲嘆氣地想：

「叫我借要等兩天，多難受呀！」

回到家裏，媽問她：

「二伯娘呢？……你沒借着麼？」

「她忙哪，她車子斷了，她在修。修不修得起，儲不儲得，真不稟巧！媽，你給我錢，買把新的好不好？五孀那邊的三妹，就買有一把，才四吊八。」

媽慢吞吞地答允着：

「好怎麼不好？就怕你沒常性，紡個三五天，就丟開了，讓他爛掉！」

玉荷急口地說：

「說哪里話！小鴉她們紡好久，我就紡好久。你沒看見，人家滿以為能掙錢了！我真受不住那付神氣！」

媽笑着安慰她說：

「算了吧，我家又不爭你來掙錢，你那樣氣做什麼！你要錢，你來跟我打幾牌吧，我就讓你贏點去。」

玉荷勉強坐下來摸上大人，一面摸一面神往地問：

「媽，簾什麼圍在車上那兩根繩索子，要搽上黃臘？」

「搽黃臘？什麼搽黃臘？呵，那搽起才經用，搖的時候，滑溜一點……留心，你抓兩張了。」

再打一會，玉荷又問：

「媽，要怎樣捏棉花，才紡得勻淨哪？」

媽媽把牌一丟，打個哈欠說：

「不同你打了，你心總在一邊！」

玉荷巴不得這一下，立刻跑了出去，他一心一意要去學她們紡紗。

玉荷的爸雖是死了多年，但留下的一份產業，却儘够她們母女過活。同時，她哥還在外面做事，按月有薪水寄回來，因此，做母親的，一個會享福的老太太，就只是拿上大人來對付所有的日子。但玉荷却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孩，只想在青年同伴中充能幹！倒不想同母親一樣靜下來。

好容易挨過了兩天，才到了趕墟的時候，玉荷一早便跟小鴉翠芝她們，到圍子上去。小鴉是去賣紗，翠翠去買棉花，玉荷則是去買車子，棉花她家也藏得有許多。走了里把路，碰見鄰村認識的姑娘，她們頭髮都是梳得光光的，毛辮子紮着粉紅頭繩。手裏提着棉紗，樣子皆是興興頭頭，有說有笑。小鴉同她們談起話來，總不出乎這樣的圈子：不是你一斤棉花，紡多少兩線，就是紗價要跌價吧，紡的人這樣多起來。玉荷在同伴之間，嘴巴是不大讓人的，無論什麼事，她都要參加幾句，表示她的聰明，唯獨在這里，她搭不上嘴了，她像變成一個不會說話的蠢人。不過，她唯一安慰她自己的，便是她在下個圍子，就不同了。那時候，瞧吧！隨便你談價錢也好，談斤兩也好！她昂起頭，走她的路。

還沒有走到墟場，喧嘩的市聲，和豬仔給人提起來的尖叫。便從出窪口上轟地襲來，使常在冷僻村落里住慣了的人，禁不住感到興奮的喜悅。這些一路講着話的村姑，皆不講話了，只是加緊足步地趕路。她們的心，都給這種有生氣的市集吸引住了。

牛在人叢中，搖着尾巴。米和雜糧的筐子，擺成許多擁擠的小巷。油炸把把的氣味，神

人鼻子。鹹肉則一股股發香。說也沒有大吵大鬧，但一片喧嘩的聲音，實在有些使人發慌。

玉荷驚性地問：

「哪里有賣紡紗車子的？」

小鴉從容大方地說：

「不用着急，等我賣了紗，就同你去找哪！」

一面就帶頭走着。賣燈草的，提空籃的，就在身邊直闖。擠出一塊空的地方，七八架紡紗車子，嶄新的擺在面前。玉荷禁不住喜得叫了起來：

「哈，在這裏賣呀！」

她們都齊去去摸摸。圍成輪圈的竹片，刮得發黃。作爲車腳的木片，也都刨得溜光。揹着車輪中間的扶手，輕輕一搖，便風快地轉動。看是怪兜人愛呀！玉荷覺得這比五疋新買的那架，還要新，還要漂亮！便連忙問：

「這要多少錢一架？」

賣車子的臉色溫和地說：

「六吊六一架！這便宜囉！」

翠芝立刻吐了一下舌頭，輕輕地說：

「真是貴煞人哪！」

小鴉不慌不忙地說：

「你亂講囉！前個鬧子，人家才賣成四吊八！」

玉荷碰一下小鴉的手腕，說：

「哪哩！我五疋買一架，比這個倍好，才四吊二！」

她故意滿去六百錢。賣的人便惱怒起來，向她反問：

「你說多少？四吊二！你給我買幾把來囉，我都耍！……四吊二！你真是沒上過街的。」

……要是你今天六吊錢買倒，我都不要做生意了！」

另一個賣車子的，也附和地嘲笑道：

「四吊二！真是尋開心囉！」

小鴉就小聲問玉荷：

「跟他添點吧！價錢定規要漲的，如今買的人多哪！」

玉荷頸項都氣紅了，把頭一偏，拉開足步就走，一面抵塞似的說：

「我不要！……希罕他有幾架鬼車子！我們另走一處去買。」

走到賣紗的地方，許多小姑娘，老太婆以及年青的嫂子，都擠在一道。她們臉上現出興奮和矜持的神色，足底下面放着紗籃子。收賣的販子，和當秤的經紀人，就在她們行列中走來走去，提起紗籃來左右翻看，大聲還價，議論貨色。

「哪能要這麼多？小姑娘，你看着，你紡得不勻淨哪！」

「亂講！怎麼不勻淨？差一點就像絲線了！你眼睛不好，你怪我的紗！」

「哈，老太婆，你真是狡猾！我問你囉，你到底吹了幾碗水在頭！」

「放你媽的屁！我吹什麼水？上乾的，他說吹有水！」

「你沒吹過水，你一定濕地方放過一夜！」

就這樣吵吵鬧鬧的，生意便講成了。還回的紗價，比上個鬧子漲了五分，就是漲了三百文錢。小鴉因賣的時候，會從容不迫地對付那些販子，更比別人多賣一兩文。這使玉荷不禁佩服起來。可是又暗自想道：

「看嘛！等下次賣的時候，我們來比一比吧！」

小雅由於多賺了點子錢，臉都高興得發紅起來，一面數着票子，一面沉吟地說：

「咳，那個車子真好！」

翠芝就慫恿說：

「你索性就買牠一把好了。反正你又賺得有錢！你買把新的，我也好同我媽講話。她總是拿你來搪塞我，總是說人家小鴉的車子比你的倍舊哪！真討厭死了！」

小鴉搖頭小聲說：

「不行！……就怕不打仗了。仗一停，洋貨登時跑起來，那就會白白陪一筆錢的。」

翠芝擔心地問：

「你是哪裏聽來的？」

「我外婆家。我舅舅常時趕牛下廣東。……唉，我要熬夜了，趕快多紡點！」

玉荷便着急地嘆一口氣，因為她還沒有買着車子哪。

小鴉將錢多買了些棉花，好預備回去開夜車。翠芝也不肯多花點錢去買別的。

一個女人拿架紡紗車子走過，邊走邊說：「咳，這掛倒衣裳！」玉荷連忙問他買成多少

錢。女人就帶埋怨的神色回答：

「五吊六哪！我真倒楣！遲個關子，就漲了吊多！」

玉荷就決然地說：

「算了！算了！倒楣也只倒這一次。」

一面就摸出小票子來數一數，一共有五吊二。原來她還打算多帶四百來吃麵的。不料現

在還缺少四百文。

「你才帶五吊二麼？」小鴉摸出自己的零票，看了一下說：「剛好，我備有五百。兩翅備有多……我媽要的紅薯粉，下次再買好了。」

她們擠到賣車子的地方去，糟糕，全已賣完了。

翠之嘆息着說：

「生意真是太好了！」

小鴉安慰玉荷：

「不要緊！我們再找找吧！」

玉荷失神失意地東張西張，要從人堆中贖出棉花車子來。哪知一個不留神，便踩疼了一個女人的小脚。那個女人生氣揪她一下，還惡狠狠地罵：

「你怎麼這樣笨呀！走路不帶眼睛？」

玉荷正在不好受的時候，便也惱怒起來：

「你才笨哪！你亂碰，你借要怪我！」

那女人立刻氣紅了臉，指着玉荷說：

「呵，你是野人哪，這樣蠻不講理！踩了人家不認賬，借是同我吵嘴嗎！」

玉荷聽見罵她是野人，就豎起眉毛，橫罵起來，因為她素來嘴巴就是不肯饒人的，何況現在又是氣頭上。

「你才是野人！你起根根發芽芽，都是野人！」

旁的一些女人，就一面勸，一面恫嚇地說：

「你這小姑娘呢，也太不識事了。踩了人家，不悄悄走開，借要罵人，你看嚇，你再罵幾句，我們一街子人，都會不依你的！」

小鴉和翠芝就連忙把她推開。

最後，市都快要散了，還找不着一架紡紗車子在賣。

小鴉便勸玉荷說：

「算了，下個鬮子再來買吧！」

翠玉嘆一口氣：

「咳，不曉得下個鬮子，又要漲多少囉！」

小鴉把剩下的錢，替媽秤了兩斤紅薯粉。同路回去的鄰村姑娘，因為這意外地多賺了錢，便高興得邊走邊唱起歌來。

「一疋藍布二丈長，

七尺拿來縫褲子，

九尺拿來作衣裳。

剩下丈四沒有用，

通通放到櫃里藏。」

翠芝嘴角往下一歪，小聲鄙夷地說：

「陳糠爛穀子的，沒有味道！」

一面又慫恿玉荷：

「玉荷姐，你不是這同學有新的麼！你唱唱吧，免得這些小鬼頭得意洋洋的！」

玉荷沒有回答，只是低頭走着。她心里難過得很，恨不得躲開哭起來。因為今天車子沒買着，還受人欺負哪！

吹號手

司馬文森

我們的吹號手，是一個十六歲的小伙子。

三年前，還只有十三歲的時候，他便大胆的從家裏逃出來，投到我們這個部隊，當我剛被派到這個部隊去工作的時候，聽說他是一個志願兵，我就去看他：

「你是一個志願兵？」

「我從家裏逃出來。」

「你爲什麼要逃出來？」

「全家的人都打我，不讓我過下去！後來人家告訴我：要打日本仔！」

一個老兵，給了我許多關於這個志願兵的補充材料：他逃出家裏後，就在鄰近的墟場流浪着，足足過了三天，只喝了一點點水過活。團部的伙伕頭到墟上去採買，看見一個黝黑而

枯瘦的孩子，在他身後跟着，老遠老遠的跟着，他覺得奇怪就站住，那孩子也跟着站着，但
是在遲疑了一會之後，他又大着胆子走上來了。

「你要幹什麼？」伙伙頭嚴厲的向他看着。

「我、」這孩子吃驚的囁囁着。「要當兵……」

「見你的鬼，去！」伙伙頭生氣的向他揚着拳頭走了。但是，沒有走好遠，他又被跟
上了。

「你不走？」這個中年農民，差不多臉都漲紅了。

「我要當兵。」十三歲的小伙子裝着可憐樣子，固執地說着。

「當兵，先打你兩個巴掌！」

這個年輕的志願兵，以為這是軍隊中的規矩，後來他對人說：「要當兵，怕兩個巴掌！
」於是他愉快的走上前，鼓着嘴巴站在伙伙頭面前。

「幹什麼？」中年農民被弄得莫名其妙了。

「打巴掌。……」志願兵乾脆的說，閉下眼皮。

伙伙頭被他這樣一說禁不住大聲的笑了，孩子也一樣笑着，但是爲了怕失禮貌，他不敢笑得過響。

這兩個有趣人物，馬上變成親密的朋友。

第二天，這孩子以伙伙頭表弟的名義，被介紹并兀立在團長面前。兩隻吃驚的眼睛睜得很大。

「你叫什麼名子？」

「小盧。」

「小盧？」

「小盧！」

團長愉快的笑了，小盧也一樣的笑了，但是爲了怕失禮貌，他不敢笑得過響。

「你會做什麼？」

「我會做勤務兵。」

「還會做什麼？」

小盧想了一會，回答說：

「我還會吹喇叭。」

在十一歲的時候，他的確被家裏人送到一個吹喇叭的師傅那兒去，學吹送葬樂隊的喇叭；後來人家恐嚇他，要是喇叭吹得太久，肺就要吹破，人也就要死。因此，他就從送葬樂隊那兒逃出來。

「那麼就派你當一名號兵吧。」

小盧無言的低下頭去。他被伙伕頭帶出圍長室。

從此，他是一名吹號手。

這個年青的吹號手，一天伴着他那把銅號，清早起來就高高的爬在山崗上，用立正姿勢站着，鼓起嘴巴，吹着銅號，讓那雄亮的聲音傳遍五里左右的山野。黃昏的時候，他們由班

長率領着，站成一排，用力的吹，重複着那幾個基本音符。夜間我出來巡視的時候，又看見他孤獨的伴着那把銅號。他和銅號分不開。

「你不怕肺吹破？」我跟他開頑笑說。

他嚴正的站立着回說：

「報告長官，肺不會吹破。」

二月間，我們這一團奉令朝花縣推進，遭遇着三倍於我們兵力的敵人，於是只到了半路我們又下令退却了。但是，當我們的隊伍剛剛退到將近一半的時候，就開始遇到從側面高地來的，一個不意的突擊！有三架機關槍，沒有停歇地咯咯的叫着，攔腰打到我們的身上，使我們的行動遇到極大困難。

這時的情形是非常惡劣的，我們只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困難，一個是繼續朝前與敵人決戰，但這顯然於我們是不利的。另一個是澈底消滅從側面來的，這個不意的威脅，後一個照過去的經驗不但可能，而且還很有勝利的把握。

有將近一排敢死隊派出去了，他們的任務是：澈底消滅側面高地上敵人的機關槍陣地，年青的吹號手，就在他們的後面吹着衝鋒號助戰。但是一排人只在廿分鐘就完了，回來的祇有一個人。第二次上去的是四十五名，吹號手也還照樣在他們後面吹衝鋒號助戰，但還一次也祇在廿五分鐘後就完了，回來的是兩個人。年青的吹號手眼紅，冒出火來了，他把銅號交給另一個同伴，要了八個手榴彈，和八個自動走出隊伍來的弟兄一起衝上去。這次他們進行了將近三十分鐘戰鬥，敵人的火力漸漸由旺盛而低弱，而將於完全停止了。

當我們的大隊衝上去時，敵人已被消滅了。九個勇士死了八個，年青的吹號手，斃倒在自己的血泊中，神氣很昏沉，但手裏却還握着最後的一個手榴彈。他拒絕了任何救護兵把他抬走，他說：

「我們任務還沒有完成，我給最後的一個敵人溜走了！」

沒有一個人敢去觸怒他，因為這對一個受傷者是有害的。直等到他完全昏失了，他們才敢把他抬走。

年青的吹號手的傷勢看來是有點叫人担心的，但當他被送到翁源後方病院，且經醫生施過一番手術後就清醒了。他問看護的第一句話是關於他的那把銅號；第一個請求是要一張紙和一枝筆。

「我要替自己的親人寫信。」他附帶聲明着說。

他的親人來了。是一個三十左右的農婦，沉默，健壯而又快活。她毫不帶一點畏怯的神情，坐在他的牀前；低聲的，溫柔的和他說着話，她簡略的問過他的病情，受傷經過，并加以安慰後，就絮絮索索的談起家常來：

「你們開走後，」她說，面上微微的泛着紅暈。「那一季的收成好得很，我們除還了李貴家的欠穀外，還有好幾百斤可以糶出去；不過，我沒有挑到壇上去賣，橫直我們自己是要吃用的。」

「今年的雨水也不壞，」她又說。「人家都說收成一定好的。謝謝天老爺，當真要這樣才好，我們這一帶已經有四五年沒有過好收成了。」

她沉默着，用那雙睜着紫色光芒的眼睛，去望他貧血的，蒼白的面孔。過了一會，她又焦急的說：「還有，該死！我差一點忘記告訴你了：就是我們那一頭小黃牛已經生了牛仔了！多可愛的一頭小牛！要是你們不那樣快就開走，你看了一定高興的，我真想把它帶到這兒來給你看看，要不是路太遠了一點……」

最後，她塞了一小包東西在他牀頭，走了。但是她答應這個年青的吹號手第二天再來。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吹號手有這樣一個親人，於是當這個「親人」用沉重的脚步跨出病房後，弟兄們便像一窠蜂似的圍攏來。

「小盧，那個是你的什麼？」

「親人！」小盧裝着愛理不理的樣子，似不知他心里却充滿着無限的得意。

「我知道是親人。我同的是什麼樣的親人呀？」

「就是這樣的親人，我同你有沒有親人？」

「有的，好像爸爸媽媽和老婆……」

「就是這樣的，傻瓜！」

「她是你的媽媽？」

「不是。」小盧不高興的搖着頭。

「你的姊姊？」

「她和我不同姓。」

「你的老婆？」

小盧點頭了：「嗯……」

一種出乎人們意料不到的笑聲，像雷鳴一樣的爆炸了，以至使這個寬廣的病房受不住而震撼着。輕傷的人都加入這一場娛樂，重傷的也從沉睡中匆忙的抬起頭來，用他們蒼白的面孔，表示着自己的得意，雖然他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因為大家都這樣，他們也不能不露出了快活的神氣。

小盧面紅着。但是他還硬口的爭着：

「老婆有什麼可笑的，老婆有什麼有可笑的！」

笑聲過了二十分鐘，不折不扣的二十分鐘，直到笑的人都疲倦了，才慢慢的停止。

小盧沈默着，閉住眼睛養神。他毫無難過或生怒的神氣，也沒有想到人家爲什麼要這樣發狂似的笑。在他腦中，以爲凡是人而有了老婆，都應該這樣遭人發笑的。「老婆有什麼可笑的！」他重複着，對自己說，心中有點不平。

「小盧。」有人叫他。「你睡着了？」

「沒有！」小盧回說，眼皮連動也不動一下。

「你生氣了？」

「鬼才生氣。」

「我問你，你是什麼時候結婚的，怎麼不通知大家一聲？」

「去年我們駐在莫家村的時候，」小盧睜開眼來，露出了興奮的神氣回答說。「窮小子

請不得客。還通知什麼。」

「你知道嗎，不請客是不能正式的，這叫野合。」

「誰去理他這許多，橫直她認我是她的丈夫就得了！」

「歡了一會，大家又各回到自己的舖位。」

「你怎麼會認得這個老太婆？」

「胡說，她還只，三十二歲哩。」小盧有點生氣。

「我問你，怎樣認得她？」

「還不是那樣方便，大家隨便談談就認得了，算什麼稀奇。」接着，他又說道，「你不眼中無人，看不起人家，她從前的老公（丈夫）也還是當兵的呢。是給抽壯丁抽去的，不到一年半就調到南京去打日本打死了。她本來可以不要再嫁人，家裏有得吃有得穿，愁什麼！只是夫仇未報，所以她便立願再嫁一位大兵，好替丈夫報仇。……」

「所以你這就才受了傷？」

「我想一想，」小盧沉默了一會，於是正經的說。「也許是這樣，因為她常常對我說這

些。」

第二天，那個中年農婦又照樣跑了六十幾里路來看他。她把自己帶來的一點吃的東西，分給每一個同房的病人，便又坐在他牀上毫不畏羞的和他說着許多溫存的話。

「你病好了還是吹號？」她問，想着他那把銅號。人們告訴她，銅號發出來的聲音，是帶着血絲的。

「我是號兵，」小盧裝着大人的口氣回說。

「醫官告訴我，你這一次打得很好。……」

「我們把一小隊日本兵消滅了。」

「那你可以當『槍兵』了？」

「我想可以。」

「等了病好了就去對官長說，當號兵有什麼用，當槍兵才出息！日本仔可惡死了。」

小盧面紅着低下頭去，在他稚弱的心中，燃燒着一把中古騎士的英雄火燄。

日子流過去，受傷者的健康恢復後，新的戰鬥，新的日子，都在等待着迎接他們。於是他們便向醫院要求出院，師部接到後方醫院這通知，便就派了一個上尉副官來帶他們去歸隊。

「我看見一個中年農婦，」那副官後來告訴我說。「緊緊的跟在我們隊伍的後面，和那個小鬼（吹號手）不捨不離的說着話。到週龍的時候他勸她不要再送了，她才在木橋上停住，眼睛紅着，却用沒有悲哀的調聲向他大聲叮囑着：

——打仗要勇敢，官長的話要聽，不要掛念，家中的事有我。

隊伍已經走了很遠了，我回過頭去，還看見她遠遠的站在那兒。像一具木頭的雕像似的。他們在師部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被送到團部。這一次屬於這一團的弟兄，只有五個。團長聽見他們來了，就傳令叫他們到團長室去看他。

「小盧，」團長在問了大家一點日常生活情形後，就回頭去叫這個畏縮的吹號手，「我

已經把你的戰績呈報師部，要把你擢升號兵班長。」

小盧把眼皮動了一下，好像已老早想好了全套話似的，當場就回說：

「報告團長，小盧不願當號兵班長。」

「爲什麼不當號兵班長，它比號兵要大得多了。」

「報告團長，我現已不願當號兵了，我要當一名列兵，列兵好殺日本仔！」

團長大聲笑着，站了起來，用他肥大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低聲的接連的說：「有味，

有味……」

「好。」團長說。「你們去休息一下，至於你，小盧等我考慮考慮再講。」

第二天團長的命令果然下來了，小盧被調充第一營第一連的上等列兵。我去看他時，他

正一個人用檯布在擦那根新領到的槍，好像他入伍那天用發抖的手擦着那把銅號一樣的叫人感動。

名 著 選 集

(3)

紡 車 復 活 的 時 候

版 權 所 有

編 者

葛 徐 斯
楊 霞 承
祥 村 永

出 版 者

重 慶 林 森 路
建 國 書 店

發 行 所

上 海 北 浙 江 路
長 風 書 店
三 七 二 弄 一 五 號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滬 初 版 (實 價 三 百 五 十 元)

#82
447243

慶
審
查
處
查
訖

part of

150

100

100

part of the P.R.R.
is a
high

hat & his

this is a brick

\$350.00